

一夢漫言

千華寺繼任主持 見月老人自述

弘一律師 批註

後學大光 校正

弘一律師題記

一夢漫言 卷上

一夢漫言 卷下

註

弘一律師題記

見月（註1）尊師，一生待人接物做事，態度威厲不露恩慈之情，也許有人會認為他過份嚴厲，不近人情。但是末法時代的一些善知識們，多半沒有錚錚剛骨，與世俗隨習同流合污，還自稱是「權巧方便，慈悲順俗，」來掩飾自己。這本書中所敘述的尊師的言行，正是對症的良藥。儒家說：「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」（聽到管叔、伯夷兩人的的人格風範之後，頑劣之人會變得清廉，胸無大志的懦夫都會樹起雄心大志）。我看這也適用於尊師見月。九月五日，我編寫完尊師年譜摘要，又校閱《一夢漫言》，增訂標要註釋，並寫了題記。九月十三日寫完《隨講別錄》兩篇，躺臥在床，追思見月老人的往事，併發願明年去華山（寶華山）禮拜尊師靈塔。不覺淚水漣漣，深感佛門氣象凋零不振，痛徹肺腑。

以前在藏經目錄中曾見載有《一夢漫言》。以為是現在人所寫的通俗勸導世人的佛書，就借了一本，讀了起來，才知是明朝寶華山見月律師自述他行腳參訪的苦行事跡。我歡喜雀躍，深覺珍貴無比，反覆閱讀，連吃飯都忘了，閱讀之中，深受啟發，感動得潸然淚下幾十次。因而概括分段大意，加上眉注，並參照地圖另繪了一幀大師行腳路線圖（註2），以為後來研學此文的學人減少礙難。

甲戌八月十日閱讀完畢。二十五日抄錄完畢並此題記，弘一于晉水蘭若。

一夢漫言 卷上

康熙甲寅（公元 1674 年）冬，離言等各位阿闍黎（軌範師。意教授弟子，使之行為端正合宜，而自身又堪為弟子楷模之師。即導師），以及寺中眾班首領、執事，恭敬懇請，要我述說我的行腳參訪經過和事跡，以資鼓勵后人。所以就提筆，從始至末，拉雜直述，不加文飾。

我是雲南楚雄府，許家之子。十四歲時，兩個弟弟尚小，不幸父母先後去世。兄弟三人孤苦伶仃，無依無靠。我伯父年事已高，膝下無子，對我們倍加愛憐，恩育教誨。當時我曾臨摩畫了一幅觀音大士像，人們都稱讚我是小吳道子。

我性好到處遊覽觀光，腳步不停。天啓六年（公元 1626 年）十五歲時，聽說大理府和北勝州接壤之處，有一條金沙江，沿江居民以淘沙金生活。我就邀約了二三個同伴，走了五百里路去觀光，看到了實際情況，真是大地造化，養育生靈竟有如此方式。又聽說鶴慶府，地處群山之中，山勢如牆壁聳然而立，河流平壩道路險阻。古時有一業龍想把它變成海。此處東南地勢低凹，叫甸尾，水流到此，積聚受阻，漸將氾濫。有一印度神僧摩伽陀尊者，慈悲救生，用錫杖在甸尾的山腳處，穿鑿了數十個孔洞，深達五里多，把積水導入金沙江。在此我遇到了浪穹縣的學士肖暗初，他曾在楚雄請我為他畫一幅觀音大士像，一見面，很高興，就邀請去浪穹縣。接著又有孝廉楊紹先等人前來訪會。肖暗初和楊紹先兩家是親戚，都是巨富人家，各有名園別墅，大家情投意合，因此，我在那裡逗留了五年。

我二十七歲那年，正是崇禎元年。十二月初旬，正與諸位好友相聚于梅園游玩。此園離浪穹縣城二十里，是肖暗初的書齋所在地，背靠石寶山，面積有十多畝，種了數百株梨樹，四季都可欣賞各種花卉。大家歡飲談笑，興頭正濃之時，我接到老家來信，告知伯父一直盼望我回去。他七十歲剛滿不久就去世了，未曾等到見我一面。當下我受到極大震驚，酒也醒了，傷心地哭了。我從來不信佛和道，這時突然發起出家的念頭，就對眾友說：「我實在不孝，父母和伯父之恩未報，大逆之罪難逃。現今決志出家懺罪報恩。從此一別，不復再聚。」大家聽後，都睜大了眼睛望著我，以為我發瘋了。

肖暗初說：「你一天都離不開酒，怎麼說起出家吃素的事。如果要出家，不必到別處去，我把這座園子奉送施捨給你修行。」楊紹先說：「肖兄既然奉施了園子，以後日用所需之物，一概由我包下，並把我隨身的家僮施捨給你聽便差使。」我說：「這四件事幸蒙二公成全，實屬多生良緣。我還要祈請你們今後葷酒不要再帶入此園。柴米就不限多少了。凡是行腳僧道，我都願供養齋飯。」他們都欣然答應下來，沒有絲毫礙難。

離此園二十里外有一座道觀，我前往拜訪，敘說了我想出家之事。該觀的一位老道士想誘說我做他的徒弟。我見他舉止沒有威儀規矩，談吐又不合情理，我就說讓我回去想一想再來回覆。我見他桌案上供著一部皇經，就想請回園中閱覽。他說：「你不是道士，怎麼能隨便說請經呢！」我當即脫下身上所穿之衣，和他換了道袍。他說：「既然你真出家，可以請去。」我回到了園裡將經卷供在案上，頂禮膜拜，自己改名為真元，號還極。

到了臘月三十日，我寫好一玉皇牌位供起來，至誠口稱神號進行禮拜。到了中夜，精神有點疲倦，不知不覺跪伏在地上睡著了。夢見萬里碧空如洗，一輪紅日高照。我來到一

個大寺廟前，只見殿臺高敞宏大，外有紅牆圍繞，松柏成行，中間有一門，看到有許多僧人在裡面，都是光頭，身披袈裟。我心生歡喜，想進去，但門檻太高，無法跨越。奮力試了幾次，忽然，就進去了。進去以後，覺得自己不是道士，而成了僧人模樣。見到眾僧圍繞之中有一高座，上坐二老僧，身著紅衣，笑嘻嘻地招手要我上去。我就擠開眾僧走上去。那位老僧拿了一卷經書給我，說：「你來給眾僧宣講。」我就接過來，站在座旁開講，眾僧都跪地而聽。

待到一覺醒來，渾身汗流，講的什麼內容也全忘記了。我就想，我終究不是道家門中之人，以後必定做佛門之僧。天明之時正是崇禎二年，我二十八歲。從此每天跪誦皇經一部，隔三日拜懺謝罪一周，每次作回向祈禱時都悲咽涕泣，申白報恩。舊時的熟人好友來園隨喜，見我以前的俗氣全無，真實修行毫不懈怠，都發生信心，讚嘆不已，有的發願，終身吃素，有的要脫塵出家。從此百里以內都知道肖家梅園有一位還極道人。

離浪穹縣城八十里，有個三營鎮，那裡有座大覺寺，定于崇禎三年春起建龍華法會。我就于元宵節前往隨喜，恰遇主僧雲關法師和籌建法會的各位會首在大殿裡。我肅整威儀禮佛之後，進了齋堂坐下。有一居士，白髮儒中，走上前來合掌致禮，問我從哪裡來。我說：「自浪穹來。」他問：「你會見過肖家梅園的還極道人嗎？他的道念和修行如何？」我說：「曾經見過面，此人只可聽聽名聲而已，不能見面，假裝修行，實在是銜耀虛聲，惑騙群眾。何況他出家不久，有什麼道德修持可言呢！」那位老居士臉色沉了下來，嚴肅地說：「你既然是一位修道之人，見人有德，應當讚揚，知人有過，應當善隱。這樣嫉妒同行的道友，如何能稱為修道之人。」

這時有一居士從外面進來，他認識我，高興地對我行禮。那位老居士見狀就問：「你認識這位道人？」答說：「這就是肖園還極師。」老居士說：「差一點當面錯過！」他立即告知主僧和各位會首，一齊向我作禮問好，並且懇請我主壇。我說：「主持龍華法壇者，應該通曉玄門法事，我只是靜修，專門禮誦，不宜。」他們一再誠懇請求不已，我也推謝再三。後來，我見眾人情堅難卻，就說：「此大法會，必須以齋供僧眾為首要任務。你們可曾作好準備？」眾人答：「沒有準備。」我說：「如果缺了齋供僧眾這一條，怎麼能稱為勝會呢！這件事，我將勉力承擔下來。一來與眾居士共同莊嚴道場，二來可引導所有善信之人布施植福。」大家聽了欣喜拜謝。

第二天準備去拜訪該鎮的知名人士，勸請他們帶頭贊助此次法會。有人說，本鎮有一艾姓家族，為鄉宦，另有一呂家，官為指揮。兩家聯姻，為翁婿，都是富戶而且好為善事，又是浪穹縣肖暗初家的至親，此外就沒有人可比了。我一想，此事看來有希望，就決定先去拜望呂家，在門口恰好遇見肖暗初派來送禮的人，我就順便請他進去通報一聲。我被請了過去，艾護法也正好在此，他雖聽說過我，卻未曾見面。我敘說了法會齋僧之事。艾護法說：「哪裡有建龍華法會而不齋僧的道理。還極師既然肯一肩承當此事，老夫也願帶頭倡導。」他馬上就派人邀請本鎮有德望之人和善信之士前來共議，大家都樂于隨從。

第二天，艾、呂二位護法，擎著一青一黃兩把蓋傘在左右，我身著道袍草鞋在中間，後面鄉耆善信隨行，把該鎮大小街巷週游一遭，各自勸請親友共成善事。當日所施之錢物，共計有銀錢三百餘兩，米五百餘石。

回寺後，即時聘請工匠，起造草房數十間；其它一應什物用具向各家借用，只有主管伙食一事，很難找到合適人選。到了下午，有一行腳僧來，相貌古樸，語言柔和而有力。問他從哪裡來，說是前去朝禮了雞足山而來，是尋甸府人，法名成拙。我請他相助，他當即允應，很有道念，他日夜操勞，全無一絲輕慢倦怠之意，彼此我倆成了志同道合。每天前來趕會吃齋的雲水僧道，不下千人，孤寡男婦乞丐貧人超過百數。凡是前來設齋供僧的施主，我都勸請他們禮敬僧眾求福。又向他們開示說，那些貧苦人中，不一定就沒有我們以前多生多世的父母及眷屬。因為他們前世不供養三寶，不濟救貧苦，所以今生招來這樣的報應。你我都是肉眼凡夫，看不到這一點，應當折服高傲我慢的習氣，恭敬禮拜。他們聽了都很信服，依言而行。這是滇南地區，自古以來罕有之事，也是我未習經典，出自己意所作的教化開導因緣。到了法會將要結束時，聽到各位會首私下議論，要準備禮物酬謝我。法會圓滿的前一日，我就私下向成拙一人辭別，乘天色未曉，一人悄然返回浪穹縣。

崇禎四年（公元 1631 年）我三十歲。二月中旬，劍川州當時有李君輔和李君弼弟兄，都是學界名士，篤信三寶，常和我會晤。他們有一書室，離劍川州城三十多里，青松蒼古，赤岩奇秀，極其幽僻，想請我去那裡靜修。他倆與肖暗初交誼甚厚，就派人送信給暗初。暗初開始猶豫不決，從道友感情論，難於與我離別，從儒友交情想，又該滿足李氏兄弟之求，因此兩難。我說這裡離劍川不遠，還是捨己從人為美。我就辭別肖園而應請去李園。三月十五日抵達，在那裡齋僧如前，修道益加精進。李氏兄弟增加了信心，其兄也發心畢生吃素了。

六月初，天氣炎熱，我為納涼，攀登至赤岩上，找了塊巨石，盤腿而坐。向西一望，只見約莫五里遠的地方，群山環抱之中，樹林蓊郁，想必是一座古刹。就起身向那裡走去。到了那裡，只見一座茅廬，竹扉半掩，從裡面傳出木魚[口它]和喃喃誦經之聲。等到經聲停止，進去見一老僧，儀容可敬，我就禮拜。他說：「你們黃冠（道士）之流，多不禮僧。你從什麼地方來？名號是誰？」我說我是浪穹肖園的還極，現今受請住在赤岩書室。他就拱手問訊，說：「聽說還極師在三營龍華會中，齋僧濟貧，不分門戶貴賤，並且善於開導施主和信眾，空去我相。請問你拜誰為師？看什麼經教，能這樣作廣大佛事？」

我說：「未曾拜師，也未誦閱佛門經教，全憑自己的意思這樣做的。」他頗感驚訝，說：「你所做的，都是菩薩行，你大有慧根，快些拜位明理之高僧為師，剃髮為僧吧，以便弘揚佛法，化導眾生。我常誦讀《華嚴經》，你可以請去，恭敬跪閱。佛、道之理，有淺有深，而菩薩的悲願行持是無量無邊的。你自然發菩提心，不用藉助於別人的開示。」我聽後拜謝並請了《華嚴經》回到赤岩，焚香跪閱到「世主妙嚴品」完，就回想起最初出家時夜裡所作之夢。想披剃為僧的心情，驟然急切起來。

七月終，浪穹縣大寺主僧妙宗，帶了肖暗初的信來會我，邀我同朝雞足山，這正合我意，立即辭別李氏兄弟，會同暗初和妙宗二人，于八月十五日到山，夜宿寂光寺。打聽山中有無明師，聽說獅子峰有大力和白雲二位老和尚，精修淨業，三十年不曾下山。我便於十八日同妙宗和暗初，穿松林，繞溪徑，下山谷，登峭岩，到達了靜室，禮拜哀求為我剃髮。大力老和尚詳細問了我的根底和緣由，幸得垂慈應允，命我準備衣鉢。暗初就說：「既然承蒙和尚攝受還極，他的衣鉢齋供等物全由弟子我承擔。」白雲老和尚說：「我觀此人終究要成佛門大器，不可草草行事。恐怕出家容易，持戒不堅。必須要他自己沿門乞討化緣，以折服他的我慢習氣，考驗他的心志。乞化得了衣鉢，再回山披剃。」我心想這兩位善知識，一個慈悲攝受，一個要折服我之貢高慢心，實在令人敬畏，佛門全然不同玄門（道家），

慎重而不汎濫，心知因緣未到，含著眼淚說：「和尚所說，一一遵依。但既然登山來到此地，我不忍空手而回，求和尚慈悲，賜我一個法名。我雖未剃髮，暫且作一名心僧。」大力老和尚聽了以後，破顏微笑，就給我起了法名書瓊。

我禮拜之後退了出來。心中想到下一步應當怎麼辦，正在躊躇之間，有一僧人名月峰，走上前來問我：「道人，你心中有什麼事委決不下？」我說：「正在想到哪裡去乞化衣鉢，沒有熟悉的地方。」他說：「從浪穹縣出發，過鳳尾山二百里，有個地方叫落馬井，產鹽，有數萬戶人家，好善多富。我就是那裡的人。最近幾天我要回去拜省我的師父。我想你沒有去過那地方，可以一同去。」九月末，就與月峰離開雞足，向鳳尾進發，走了半個多月才到落馬井，住在西山放光寺。主持僧悟宗，歡喜地接待我們，不像初初會面的樣子。這寺是楊雄家族的香火廟，一家世世樂善好施，晚輩子侄多半從事儒生之業。又加上月峰和悟宗兩師的讚嘆促成，所以善信們都來相助，又有當地土官名自晏之，和我一會，非常投機，彼此十分愛敬。

原本來到的是生地方，反而成了熟熟之地。我急切想回雞足山披剃，卻一再被當地善信施主們挽留。到了崇禎五年九月初（公元1632年），有一位省城的亮如老法師應邀去永昌縣講經，圓滿後返回省城，正好從這裡路過，住在東山大覺寺。我就和月峰商議說：「這裡的善信施主堅留不放，我出家之志未遂。我打算隨從亮老法師剃髮，以便隨侍在他身邊參學。但又擔心這樣做違背了想在雞足山披剃的本願，背信于大力老和尚。這事該怎麼辦呢？」月峰說：「我知道，亮法師是寂光寺那一法派的人，曾在寂光寺作方丈三年，你的法名，也屬寂光宗派，若在亮法師處披剃，看似離了雞足，但就法派而論，仍然是大力老和尚之法孫，不能算背信，還是滿了本願。應當速辦，不要再遲疑不決了。」於是我才下了決心，就和月峰離開放光寺，下西嶺、登上東山大覺寺，禮拜了亮如法師，只說前來瞻仰供奉，不敢放肆直說要求落髮。承蒙亮法師恩允，就移住到西山放光寺。

第二天一早我焚香向亮如法師哀懇為我披剃。亮如法師笑著說：「我昨晚夢見一僧，身著袈裟，隨從之眾無數，對我說頭髮長了求我給剃去。今天應了這一因緣。你是再來人，可以紹吾（繼承我）弘法利生，應該取名讀體，號紹如。先選定吉期，備好五衣，受根本五戒。」我深悲自己出家太晚，但可喜的是我宿有深因。就卜算決定十月初五日披剃。街上的善信男婦，在當天接踵登山來寺隨喜。我正在為缺少幫手著急，信步走出寺門，當面就撞上了成拙。我們三營鎮一別至今已有兩年，今天相見，恰如早有定約。問他從哪裡來，他說：「從永昌府寶臺山來，想隨侍亮老法師。昨晚趕到山下，聽說法師在放光寺，今天要為一道人披剃，原來是你還極師喲！」兩人大笑，真是不可思議的奇緣。巳時（九點至十一點間）擺設好法座，舉行了披剃受戒儀式。很多男婦圍座觀禮，如觀至親，嘆息依依，不忍捨離，齋供完畢才散去，一路上只聽佛號聲綿綿不斷。

第二天晚上，月峰說：「這個地方的善信們持誦佛經的人多，但從未見聞法師宣講。紹師若肯承當講經，請亮老法師慈悲肯允，那麼就永遠不會忘懷在此處披剃的因緣了。哪有人正逢飢餓之時，遇到美膳而不想飽餐一頓的呢！」因此我就把月峰師的提議，向亮如老法師呈報了，並表示自己願意作期主。師允許我講《法華經》。就從初十日開始，講經期間，期場所用什物，都向土司自晏之借用，日用錢米，由百姓自願捐助。我白天作期主講經兼作知客接待工作，夜裡研讀經文，第二天上座宣講。司庫內勤工作委託成拙師，外辦採購全由月峰師作主。每天聽經的四眾甚多，三頓粥飯和素餚，無有短缺。到十二月初八，講經圓滿，錢米有餘，既有利於眾生，又增加了信心。

初九日，向眾施主和護法作了告別，初十日我便隨著師父出發，十五日抵達浪穹縣，住妙宗寺。肖暗初因出遠門未晤，楊紹先得知後把我們接到他的書院中安居過年。有位同行的道友名遍周，鶴慶府人，是龍華山棲雲庵的僧人，見到我初出家就作了講經期主，主動請求宣講大法，他亦發心恭請亮如師到棲雲庵講《楞嚴經》。師父慷慨法施答應了。正月十五日以後，我向楊紹先並諸舊交辭別，看到我必不可留，就贈送路費，我一概謝絕，大家感到掃興，因此只收了少許。亮如師見我淡薄財利，息滅貪心，對我就更加慈愛。

二十二日到棲雲庵。麗江府上官姓木，篤信三寶，當地的規矩規定不准出境，但聽到有善知識和法師來到鶴慶府，他就派人迎請入境，所以就前來恭請師父。我就隨侍師父同去。麗江府的地界東止金沙江，西至黑水河，南接劍川州，北臨土蕃（西藏）。土官的府院倚建在雪山下，銀峰高聳虛空，翠林鋪滿大地。留住那裡半月，隨時請問佛法。

二月十八日，我們辭別返回鶴慶府，二十日開始講《楞嚴經》，我有幸被指派任職後堂（內部）工作。劍川州瞭然法師為首座，他是石室山萬佛寺僧，幼時曾去江南各講堂參學。這一期講期，由四位堂口班首輪流複講。當瞭然法師複講到八還章時，超越了原經旨意，推翻貶低正座亮如師，眾人不悅。西堂班首一雲的話激發了我一時衝動，就在講堂當眾揭露首座瞭然的過錯，用清規石處罰他。亮如師父知道後下得堂來，詢問原委。眾人說：「首座欺昧良心，後堂性情耿直。兩人都未向師白告，乞求師父慈悲饒恕。」亮師對首座說：「八還章，文字道理顯然明瞭，是你毀謗經法，自招眾忿，自己應該明察這一點。」又對我說：「你不奉師命，擅自動用清規，應當重加責罰。現在根據眾人的評論，從輕處罰，跪香一炷。」又對眾人說：「後堂紹如認真維護經法，就來領眾出頭。只知道規矩可行，就不知道人情可諱。」

有一天，來了二三個初出家的到庵上聽經，一派世俗之態，令人厭惡。亮如師勸誡他們說：「出家必須先受沙彌戒。再受比丘戒，行住坐臥應當具備諸種威儀，才能稱作僧。若不受比丘戒，威儀不具，不能叫僧，玷污了法門的清譽。」當時我正侍守在亮如師旁，聽了以後就向師父禮拜並說：「請師父為我授比丘戒，使我得成合格之僧。」師說：「我是法師。受比丘戒，必須請律師。」我又問：「誰是律師？」師說：「律宗現在快失傳了。南京有古心律師中興律宗，被尊為律祖，他已涅槃。他的傳法弟子中，只有三昧和尚在大力弘揚毗尼（戒律），現在江南。」我說：「我去江南受完戒，再回來侍隨師父。」師說：「萬里迢迢，你說得輕巧！」我說：「師父您說的，不受比丘戒不能叫僧。我捨離道門，歸依釋教，為的是作一名僧人。若不能成僧，剃髮還有何意義！」師父沉默無言，我也就退了出來。

我就這樣經常向師父求告，師父每次都不發一言。到了四月八日講經期圓滿，我在午後又去方丈室向師父告假。師父見我念切志堅，就說：「這是你業力所牽。前途是福也要去受，是苦也要去受。你就去罷！」當時另有幾個人也想和我一起去，也都向師父告假。師父說：「你今天剛開始行腳，就有多人相隨。以後學得好，你會成善知識，否則就成江湖中之頭頭。」我拜謝說：「承蒙師父慈悲授記。我從此要去學作善知識。」

崇禎六年，我三十二歲，四月初八日申時，離別棲雲庵，走了二十五里，到一小庵借宿。成拙二月中旬先上雞足山，我們相約四月二十日在大理府三塔寺相會。我按時到達三塔寺，未見成拙。第二天我去感通寺隨喜，成拙才至。從此，我倆南下相伴不離。走了四天，到了北岩山谷鳥寺，遇見一位在俗時相識的熟人，已在該寺出家，正在施茶。他見到我

驚訝，說：「你怎麼出家行腳啦！我自恨年紀已老，不能隨你同去！」我勸他專修淨業，他立願念佛終生。在此住了十天，便告辭啓程而去。

到五月初二日，遙望白雲，家鄉已在目前，借宿在離城十里的金贍寺。思想起自己雙親不能奉養，伯父不能親葬，通宵雨淚不乾。又想起拋撇下兩個幼小的弟弟七年之久，不知流落到何等悲苦地步，現在依附在誰家！我這一別遠行，不知今後如何。不能不見一面。天明我向成拙述說了我的心事，出門走了幾步又停了下來，一再思前想後，悲嘆不已！想到，如果現在還以手足之情牽掛，一見面必然墮入業力之羅網，不但出家受戒修行不成，而且今後要報父母、伯父生育深恩也就無門了，應當看到各人都有各自的定業因緣。凡是人生在世，貧富苦樂、壽命長短，都是前生自作之業所感，今世各自受報，縱然是父子至親，也不能替代。只恨不能前去親見一面，這是忘仁義而缺慈悲。現今無可奈何之下，只有用自己修行功德，回向給他們，拯濟他們了！於是我擦乾眼淚，繞城而過，遙向西山祖宗墳塋，倒地叩首，心痛如絞，雨淚不止，兩足無力，難以舉步，勉力奔走，到了廣通縣，在一座古寺中掛單一宿。

第二天，在去祿豐縣的路上，遇到一位親戚周之賓，從省城返回楚雄。他老遠見到我，就高聲叫道：「許冲宵，你現在什麼地方？幾時出家？要到哪裡去啊？」我答說：「在雞足山出家，現在下江南去受戒參學。」他問：「是否有信要捎回去？」我說：「捎信也說不清楚，只有二個幼弟，還請你多加照應了！」我一面回答，腳下並未停步。他還想再問些什麼，我心中悲戚，哽咽得說不出話來，他站在路邊，望著我走遠才反身走去。成拙說：「既然你不回去相見，也該捎個口信回去才對。」我說：「手足親情，要斷立斷，要捎話去，反而惹起情思難斷了。古人云，心如鐵石，志願方堅；情愛不忘，至道難成。」

又走了幾天，省城在望，進了碧雞關。此關峰巒秀拔，為群山之首，俯瞰滇池，一碧萬頃。我們搭船渡過滇池，登岸到了省城，投宿在城外彌勒寺。同行的幾位朋友想到各寺廟去瀏覽，打算在這裡歇息幾天。我擔心會碰到親友而遇阻攔，第二天一早，就動身去松華壩，出金馬關，到達板橋驛，住了一夜。成拙的俗家住在尋甸府，在楊林以納寨的觀音庵出家，因為是便道，離此不遠，就邀請各位朋友一起去看望他的師父，然後再遠行。我們過了兔兒關，在何有庵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才到。他的師父厚道，他的哥哥樸實，都是修道之人。他們一見，歡喜相迎，款待挽留我們住了半個月，方纔告別。

走了幾天，抵達曲靖府，來到破秦山，是當年諸葛武侯與孟獲盟誓的地方，有一古寺，我們就在這裡掛單。我對各位同行說：「我們大家這次遠行，並不是泛常的游方僧，不能只是到處觀賞風景，不務正修，應該在這裡購置一架羅漢燈，上面是燈，下部貯油，白天挑著，夜裡照明。每晚大家輪班守值，吃完晚飯戌時點燈，大家圍坐燈前，各人按照自己所學之經，或者讀經文，或者體味經旨，到中夜放參，作為我們行腳的定規。」大家一致同意遵行。

來到平彝衛，出滇南勝境，就與貴州接壤了。走一自孔（亦資孔），進了普安州。又走了幾天，過關索嶺。此嶺地勢極其高峻，周廣有百餘里，嶺巔建有一座軍營，還有關索廟。又走了幾日，過了盤江，山路屈曲，上下陡峻險惡。頃刻之間，大雨滂沱，山澗小溪變成吼聲如雷的山瀑，彎曲的山路都成了河溝，狂風從多方吹來，形成旋渦，單身難以直立。

雨水從頭頸瓢潑而下，灌滿衣褲，寒徹肌骨，兩腳橫跨而行，如騎浮囊。解開衣帶瀉水，猶如開閘。像這樣有好幾次。我對各位說：「古人參學，捨身求法，不以爲苦。不要因爲這場大雨而退了求道之心，將來才好對人家誇耀我們行腳何等英雄！」大家聽了大笑，你扶我攙，相助而行。天將傍晚，才到山下，住宿大願寺，遇見一位從江南來的僧人，就向他了解路途之上的情況。他說：「現在行腳最難，到處都有江湖團伙，多作魔業，見了穿衲衣坐蒲團的僧人，則不加侵害，否則恐怕參學就有障礙。我勸告各位朋友，若想圖得一路平安清靜，只好把你們的行李更換一下。」我們歇息了十天，過了盤江渡上之鐵索橋，只見山崖險峻，樹林竹叢郁郁蔥蔥，滔滔江流奔激如箭。這正是連通雲貴的要津。

第二天，上了通向安莊衛的山徑，砂石凸凹，峻嶒盤曲，不覺鞋底磨透，踢踏著難以再穿，乾脆扔掉，光腳走路。走了數十里，天晚才歇息，雙腳腫得沒有了腳踝，疼痛得猶如火燒錐刺。半夜裡想道，身無分文，此處又是孤庵野徑，無處可以化緣，不應在此久留，明早必須動身。又想到世人爲了貪求功名富貴，尚且得要忍耐不少辛苦，才能遂願。我們今天爲了出家修行，求解脫之道，難道還能因爲少了鞋穿就退了最初發下的愿心嗎！次日仍舊咬牙強行，開初腳跟痛得不能點地，拄著棍杖蹣跚著走，漸漸走了五六里，就感覺不到還有雙腳，也不覺痛了。途中又沒有歇息之處，到了傍晚，已走了五十餘里，投宿安莊衛庵中。第二天乞化到了草鞋，試著穿，皮破繭起，我也不管它。有一江湖中人跟隨我們走了幾天，歇息過夜都不離開。次日午後來到一小河，上有獨木橋，長兩丈多，成拙等人先過，我慢慢走在後面，那人也尾隨而來。正走到橋中間，我突然口頭大喝一聲，他嚇得掉落水中，我指著他說：「你該從今以後洗心革面，作個好人。」他面紅耳赤，爬上岸，垂著頭抄另一條路走了。

路途之中所遇種種艱辛，同行諸友都不覺爲患。夏去秋來，于十月初，才到了湖廣武岡州，投宿在止水庵。主持僧名異卉，極有道念，了解到我們從雲南遠道而來，就留我們住下過冬。一天，他請我入房吃茶，我見案上有一部《法華知音》，在雲南時我曾聽師父稱讚過這部書，所以腦子裡有印象，就想借來抄寫，可是沒有紙筆。主持的師弟法號中立，很好學，看懂了我的意思，就提供了一切所需。這年的冬天，每日大雪不止，加之屋內空曠，北風嗖嗖灌進房來，我只穿了一件衲衣，坐在掛單僧的板床上縮著頭抄寫，雖然手指凍得僵直皸裂，筆墨結冰，也沒有少許停歇。他們師兄弟二人，見我堅志勤學，愈發愛憐敬重，送了一件棉襖，我慚愧地收下了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上棉衣。同行之中有二三人告別了我們去朝海。成拙和覺心隨伴著我。

這個武岡州屬於封藩岷王的領地。有一個岷王的宗室，名煙離。喜歡鑽研書法和繪畫，與異卉師有交往。十月中間，他踏雪來到庵中，帶著一張大紙，貼在牆上，想畫一幅「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」圖，用木炭條起稿幾次，仍然拿不定主意。我站在一旁觀看，就說：「凡作畫，必須意在筆先，下筆不再思索猶豫，才能傳其神韻，像這樣再三揣摩不定，恐怕就失去了天然之妙趣。」他回頭看著我說：「說起來容易，作起來實在難。你能作到嗎？」我笑著說：「懂得一點。」他就把筆遞給我說：「請畫！」我接筆在手，先在心中打好腹稿，接著一揮而成，把筆放在案上。他深加讚美，對異卉師說：「出家人中，所隱高手不少啊！就把這幅畫掛在庵裡吧！」從此他常過來和我坐談。親筆寫了三卷字跡，贈送給我、成拙和覺心，敘說他到處拜訪高手的前後經過。

正月初五日，和宜法師在離止水庵六十里的梁家庵開講《楞嚴經》。中立師來邀約我們前去。成拙未曾讀過《楞嚴經》，就先往寶慶府五臺庵拜訪顛（註3）愚大師，待講經

完畢，他再來梁家庵和我們相會。我和中立師覺心等三人來到梁家庵，聽眾只有二十多人，每人各出米一石、銀一兩結社（打平伙）。中立師繳了錢物，而我和覺心只有隨身衲衣和蒲團，沒有錢米可繳，原本祇想隨喜一下就走。中立師就向法師白告，法師知道了我們來自貧窮的滇南，就免了我們的錢米，慈允我們隨眾聽講。我對覺心說：「佛法是法師所施，飲食卻是眾人出資所備，我們不能空受。」由此我們兩人自願于雜務，收洗碗筷，掃地擔水，不用人叫，有空就做。四月初一日，講期圓滿。中立就留住下來，我和覺心告辭後，前往寶慶府，投大報恩寺掛單。

聽說該寺內有一位自如法師，是雲南人，就去參禮，向他敘說了出家和南來的前後經過。自如法師就稱我為師弟。我問他為什麼這樣稱呼我，他說：「我是劍川州人，石室山出家為僧，少時曾跟亮如老法師學習經教，依止他老人家六年，深深領會到他的佛法教誨。到現在一直沒有互通音訊。今天見到紹如師，猶如見到了師父他老人家。所以若論法系，應呼你為師弟。你在雲南聽師父講什麼經？」我答：「曾聽《法華》和《楞嚴》，只是種了點因，並沒有領悟其義。」他又問：「今天你從什麼地方來？」答：「從武岡州梁家庵，聽了和宜法師講《楞嚴》後才來此處。」自如師說：「和宜法師是我的同參道友。這次你來得正巧，顯愚大師新出了一部《楞嚴四依解》，各位護法居士請求印行流通。大師命我在此寺代座宣講，聽眾已有一百多人。正缺少一個管理後堂的執事，師弟你可以擔任。」我說：「給我掛一個散單就足夠了，班首之職萬不敢當。」自如師說：「獅子之兒用不著過謙。我給你置辦僧服鞋襪，進堂主事。」我說，「求你應允兩件事：一，就讓我仍然衲衣蒲團入堂坐臥；二、懇請方丈不要經常令人給我加餐。只要能聽經教餐法味，我就感佩之至，無以復加了。」自如師卻不以為然，非要我更換新衣不可。當時寺中有一常住僧，名野溪，也在聽眾之列，長期依隨顯愚大師。

第二天他前往五臺庵禮見大師，大師問及講期中的事情，他就把我的來歷和所懇求之事，向大師呈白了。大師說：「我幼時在北五臺竹林寺，依隨月川大師，隨眾聽講，也是衲衣草鞋，杖笠蒲團。後來開始行腳，天台、南嶽等地以及直到這裡寶慶，也是依然如故，不曾更改。因為檀越居士們建了此庵，他們跪地雙手捧著衣履求我更換。若不接受就長跪不起，所以我就聽從了，也是為讓他們生信。我經常看到禪和子（參禪僧人）不願改變這種習氣，都愛好這樣，難得看到願意別行一路的。今天聽到雲南來的這個僧人不被境轉（不為外部條件而改變自己的定心），真是有些像我當年的作法。你回去告訴自如法師，隨順他的本志，不要強迫他吧！這樣做可以教誡大家不應多貪。」自如師也就允許遂我所願。大眾之中，有讚嘆我古樸的，也有譏諷我標新立異的。我對這些譏諷和讚譽，權作無聞。

講期開始後三日，方丈命四位班首複講，按輪流次序，每人要講六次。西堂班首因事外出，首座抱病請假。只有堂主（主持講堂事務）可度師，是南嶽荆紫峰無學大師的傳法弟子，生性醇厚好學，和我心志相投，彼此互相敬重。從《楞嚴四依解》第四卷以下，全由我們兩人輪流宣講至終。道場圓滿，自如法師帶領眾人去五臺庵，禮謝顯愚大師。正好大師跏趺坐在傘下，所以他的別號傘居道人，自如法師禮謝大師之後，便回大報恩寺。大師把我留下，在傘下賜我一餐，菜是一盤苦瓜。大師先挾了一筷，同時叫我也吃。我送一挾進口，味苦難咽，又不敢吐出來。大師見狀就笑了，對我說：「先苦後甜，修行作善知識也是如此。」我禮謝了他的開示。大師說：「你有點骨氣。以後打算去哪裡？」我說：「在雲南動身時，本為找尋三昧和尚求戒，受戒後隨便參學。」大師說：「三昧和尚是真正的律師，你可以去受戒。要說起隨便參學麼，江南叢林，多半講席都規矩不嚴，人多狂妄傲慢。如果感到不相宜，你還是回到我這裡來，千萬不要在外順流隨習放縱自己。你將來必為法

門樑棟。」他當時就叫侍者拿來一套他自己撰寫的著作，送給我，並再一次告誡勉勵我說：「要學我的操行修持。」我拜受而別。

次日，我約成拙一同去朝南嶽。自寶慶府出發，走了五天，過楊柳塘，登後山而上，遊九龍坪和古大坪，坪側有雉潭一泓。三昧和尚行至此潭時，有條龍化爲雉雞，從潭心鼓翼而出，三昧和尚就爲它授了三皈五戒。我們又參拜了茅坪等佛寺，繞過天柱峰、煙霞峰，從祝融峰下至南嶽廟前，在施茶庵掛單。在那裡，遇到一位行腳的雲水僧，我們就向他打聽途中情況。他說：「現在土匪猖獗，正在常德、潭州、公安、荊州等外流竄，各處防衛甚嚴。官兵也不好，常把僧人的行李搶了，還反誣之爲奸細抓起來，有冤無處申，備受苦惱。各位師父千萬下不得山啊！」我和成拙聽後，心裡並沒有被嚇倒，心想難道徒步走了數千里路，白費力不成！就向庵主打聽，是否還有別的道路可通。他說：「世道如此之亂，還是先暫時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，等太平了再走，不必心急！」我說：「我決心已下，時間不等人啊！請你另指條路，我就很感激了！」他說：「另外的路倒是有一條，只是非常荒僻，少有人走，一路上盡是山嶺深壑。必須從黔陽走會通。往呂林縣，過普安慈化寺，到了那裡再問去萬載縣的路，再到瑞州府，就可以到江西省城了，這條路可以避開流賊作亂之地。」次日早晨，我們照庵主說的路線啓程了。一路上果然山嶺重重，不見村舍，荒涼至極。有時清晨一餐一直走到晚，有時全無早餐就動身。每天行路不下七十八里。半個多月，才繞道來到江西省城，掛單在塔下寺，休息了三天，然後走德安縣，遊歷了廬山，參拜了歸宗、開先、五乳等寺。

一日，來到了萬松庵，天色垂暮，我們敲門借單，庵中之僧見了我們怒氣沖沖，把門砰然關上，不准。這時天已黑盡，明星朗照。無奈祇得找個處所過夜，見有一大石懸翹在路邊，石下有一丈多空間。我們三人擠進去，放下蒲團，坐著等待天亮。隔了一會，寺門又開了，那個僧人又來驅趕我們。我們三人自嘆無緣，反而憐憫那人太痴，但並未理睬他，強坐了一夜，東方將曉，三人起身順路而行，到了豆葉坪，吃了早餐，接著遊歷了晒谷石、仰天坪，甚至還遊了金竹坪，太陽將要西下時，到了東林寺掛單。寺內的禪堂在後面。雲水堂只有三間，冷落不堪，荒草遍地有尺多高，牆塌瓦脫，門窗都無遮擋。寺中有一無樑殿。我們進去禮佛，只見塵灰厚積，鴿雀之糞穢污。我與成拙把佛殿打掃乾淨，蒲團放在佛像左側，商量著準備在此念佛通宵，才不虛到此古白蓮社一遭。誰知當家僧從裡面走出來，指責我們不先白告執事，就私自住到大殿裡，大聲呵斥著趕我們出去，一直趕到山門。一位住在那裡的化主老僧留我們吃飯，讓我們住宿。那位當家僧又來責備老僧，還把地用水潑濕，不讓我們坐臥。我們三人就謝別了老僧，走出山門。

我對成拙和覺心說，多生多世以來，一定和那位當家僧種了不如意業因，今天該受還報，把他作善知識想，幫助我們成就忍辱行，千萬不能起怨恨心等等。但這時又找不到棲身之處。成拙說：「剛纔來的時候，曾見下面路上有一稠密樹林，可以去那裡住一夜。」我們就下去尋找那片樹林，卻是一個古墓。三人放下蒲團，席地而坐。曠野空蕩蕩寂靜無聲，又無月色，黑洞洞不見五指。坐到初夜時分，忽聽一聲：「抓住他啊！」四下裡一齊喊叫：「抓賊啊！」我對成拙覺心說：「如果他下毒手追來捉我們，皂白不分，有口難辯，就是我們的定業了。」

到天明，遠處傳來差馬的鈴聲，才知道外面是大路，心裡才稍稍安定。三人走出樹林，見田中有人在勞作，上前問他，爲什麼昨夜四處齊聲喊叫，他說：「現在田中麥子熟了，防人來偷，所以齊聲喊叫，爲的是嚇唬盜賊。」我們三人大笑起來。

我們隨即到西林寺參拜，過了一宿。次日到了九江府，太陽已沉西，城外各庵都拒不留歇，說是地方上嚴禁外人留宿，讓我們過江去，那裡可以住。我們只得忍飢渡江。船到江心，渡船工要錢，我把捆腳帶解下來給他。同渡人中有一道人見此情景，替我們付了船錢。登岸以後，向旁邊的人打聽，附近有無投宿的地方，答說近處沒有庵堂，順著江堤下去七十里，到鑿港，那裡有一地名叫五祖離母墩，有一座茶庵，接待僧人。我對成拙、覺心說：「咱們被人騙了。前面的茶庵又遠，西南風又刮得緊，只好勉力快走，不要在這裡猶豫停留了。」三人頂著烈風，掩著口面，在月下急走，後半夜才趕到。敲門求宿，幸虧主持僧道心慈悲，馬上起來開門，請我們進去，問我們為什麼深夜行路，我們把詳情說了一遍。他長嘆一聲，感慨行腳之苦，高興地為我們烹茶。我讚嘆道，若不去九江的庵堂，怎能顯出這裡的道心呢！

第二天早餐之後，向他了解前去一路如何走，才知道一路上各個祖庭殿宇都頹敗了，幸虧三昧老和尚把它們修葺（註4）重新。我們決定前去隨喜參拜。就出發去黃梅縣，登破額山，參禮四祖道場，又再到馮茂山，參禮五祖道場；上高山寺，禮淨鑿祖師道場；過鈴鐺嶺至老寺，禮千歲寶掌祖師道場；往潛山縣，禮三祖道場；到青陽縣，朝九華山。從大殿下望，有一庵，就前去掛單投宿，但不供晚餐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們坐在那裡很久等候早餐，只見主持僧來告訴說：「庵中淡薄沒有財力，只安空單，不供齋飯。可去房頭那裡化齋飯吃。」我對二位道友說：「房頭是葷廚，哪裡會有淨食，到別處去吧！」隨即上殿禮拜了菩薩，空著肚子下山。走了十多里，到一宿庵，才吃了點東西。

我們來到太平府，聽說融悟法師在青山寺講《法華經》，離府城不遠。我們欣然問路前去，到寺時太陽已經落山。當家僧見我們都是杖笠蒲團，不給安單。求之再四，他見天晚難行，就叫人把我們帶出山門外，在路旁一個小土地廟裡住宿。三人把蒲團相重，對面而坐。我說：「既然我們為求法而來，怎麼能空手而回呢！」次日一早，我們仍然走回寺去，吃了早粥，聽經一座，就下山去，向村民乞食問路，又繼續前行。于初十日巳時許，到了南京。遙見報恩寺寶塔，五色凌空，映日生輝。進內頂禮繞塔，到了中午，腹飢無食，就問禮塔的人什麼地方有接待僧人的齋堂。有人指著南廊三藏殿說：「那裡就是。」我們去到那裡，禮佛畢，坐在殿台階旁，只見有僧人進出，卻無人上前招呼我們。我們三人不知這是什麼原因，就起身出門，遇到一老僧，向他打聽其原因，他說：「南京是講席禪堂，如果衣履整齊，是禪和清客，就有人接待。你們是游方僧行腳的，所以無人過問。」

我們遂即進城，到鐘鼓樓西大佛庵掛單，那裡沒有大殿，只有一蘆席篷遮在佛像上。庵主是實修之人，以一盞飯接待僧眾，很高興見到我們。知道我們從雲南來，就說：「這裡興善寺的當家，法號印吾，是你們的同鄉，可以去那裡，自然會留你們住宿的。」次日午，我們到了那裡安單。見大眾吃的都是蟲蛀陳倉之米，菜只是少鹽的臭蕪之類。我們進到客寮隨喜觀看，見到他們本寺常住眾人，吃的卻是時鮮蔬菜和白淨米飯。當家之徒名廓然，也是雲南人，聽到我們的口音。晚上他來雲水堂認鄉親，我說我們是貴州人。他又再問，像是要留我們住下。我對成拙和覺心說：「咱們迢迢萬里而來，應當依止有道德的善知識，像這種不為眾人著想的人，我們寧可甘願清苦，不可以親近。」

聽說覺悟法師在園覺（註5）庵講《楞嚴經》，就出城去聽。正遇上有善信施齋供僧。凡是十方來庵之僧，都在韋馱殿就地板而坐，每兩人四木碟菜。我和一位游方僧共一處用齋，我自己注意威儀，緩慢進食，他卻筷子不停，一口氣把四碟菜全部吃光。齋畢出門，我對二友說：「咱們以後，若有因緣為眾設齋、菜不論有幾種，都盛做大碗，讓大家隨便吃。一

則使大家都注意僧人威儀，二則也可使眾人信敬。像今天的這個人，真是僧格喪盡，與餓夫有何區別！」

我們又去普德寺參禮隨喜，進禪堂掛單。晚上我們商議說，現在十月將盡，路上行腳太冷，不如在此暫住，春暖再走。次早吃完粥，向寺內都管討單，他說：「兩個人一起都不能給單，何況你們是三個人。」他又看著我說：「鐘板堂的香燈單，給你一個人。」我笑著說：「我這人粗手笨腳，不會剔琉璃燈。」三人就收拾行李出了山門，我對成拙、覺心說：「京城的叢林既然三個人都不給單，我們暫且各自分散過冬，約定在臘月三十日相會。聽說寶華山重視學習經教，我想去學誦楞嚴咒。」成拙說：「我和覺心去祖堂，你學完咒就過來。」我把蒲團與覺心換了一條臥褥，三人就分手了。

我上到寶華山半坡時，太陽已落山，投宿石門庵。晚間喝茶時，我問主庵僧：「聽說華山很重視經教的學習，我想去。」主人說：「山中有一老首座師，是雲南人，常在北都。來到這寶華山已十年，閱大藏經已三遍，最喜歡勤奮學習的人。我也曾隨他學經。寺裡人很少，有四位房頭，幸好大家一鍋吃飯，不另作菜飯。雖然三餐都是薄粥，來往朝禮銅殿的雲水僧人，都接待食宿。你既然想住山研學，應須把身心放下，不要嫌那裡清苦淡薄。」次早上山，到了常住（即有常住僧人主管的寺廟），禮佛畢，便去各處隨喜並禮見常住僧人一天。隱隱之中，感到這裡很熟悉，似曾來過。拜見了首座師，頂禮畢，說明想學楞嚴咒。師問：「你是什麼地方人？出家幾年了？這個咒應該預先熟讀。」我說是雲南人，剛出家就到江南來了，又不識字，所以沒有讀。師就答應了，說：「你既來山中，可以去行堂（洗碗送飯等雜活），在廚房安單（住下）。」

到了十一月，天寒地凍，清洗了的碗疊在一起都凍成一塊，難以分開，我就每次洗完後，用乾淨布擦乾，第二天早上用時，容易分開。水單（挑水）一人供應不暇，我也幫著挑水。廚下典座（管理廚房事務之僧）法號瞭然，年輕伶俐。另有房頭（掌管庫房之僧）每天把米和菜蔬量出，交廚下典座做飯，或煮菜。這些東西一經典座之手，他都要扣留一些。有一天，我背誦《楞嚴咒》回來，他留了飯請我吃。我問他：「大眾吃的是粥，這飯是從哪裡來的？」他說：「好心好意留給你，你反而要追問！」我說：「大丈夫豈能吃來歷不明之食！」起身就走了出來。從此以後，廚下之人都抱成一團，互相包庇，難以容我共住。那位典座私下裡與都管（總管）商議，板堂（寺中執掌報時的殿堂）無人，就讓我去值守，看香接板（古時以燃香計時，到規定的時候鳴板發信號）。這間殿堂空曠，僧床廣大，我一人獨睡，就像在冰窟裡一樣。有一房頭老僧，是闍宦出家，最有慈悲道心，憐愍我志高守貧，一日黑夜推門進來，貼著我耳朵悄聲說：「此件東西送你禦寒吧！」說完就走出去了。

我伸手一摸，像似棉絮但不柔軟，蓋在身上一點也不暖和。天明一看，原來是一床補了無數補了的舊棉絮。東西雖說不好，但我十分感念他的慈悲之心。到十二月十六日，學咒完畢，我前去禮謝首座師，師父說：「開春元旦（大年初一），河口鎮一位桑居士，要來寺裡禮拜梁皇懺，你應當把咒讀熟。懺資可以治辦自己的衣履等用物。」我曾和成拙、覺心約定這天會面，也就無心于此。到十二月廿（註6）八日，拂曉時分，我起身向首座師住的寮房拜了三拜，回頭就下了山。到了東陽，打聽去祖堂的路。走了一百多里，太陽落西，群星映空之時才到，問成拙、覺心在不在，執掌雲水堂的主僧說：「幾天以前，他二人相隨去朝南海了。走時會留下口信，若華山紹如來找，就讓他隨後趕去。」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動身，過牛首時，逢見化主頓修，我們曾在貴州水月庵相識，他堅持留我過年。次日吃了

點東西，我就不辭而別，到達靈谷寺，正是臘月三十日晚，雲水堂中多半是江湖幫中人，喧囂擾雜之極，又無空處。我就在門扇背後坐到天明，吃了早粥，就出發了。

出門遇見該寺當家，法號弘傳，對我說：「今天元旦，爲什麼就走了呢！請回寺安息幾天吧！」我見他道誼懇切，就又回到寺裡，用了午齋，還是離開了靈谷寺。走了二十里，投宿在一個小庵裡。初二日，歇土橋南庵。初三日，在路上忽然遇到成拙。我問他：「你們二人同去朝海，怎麼你一個人回來呢？」成拙說：「覺心到了無錫縣先去海上了。我後到杭州，聽說三昧老和尚在五臺山舊路嶺傳皇戒，所以返回來找你，一起同去。」我說：「五臺山路途遙遠，是否真傳皇戒，還不一定落實。還不如就在南京古林庵受戒。這古林庵是律宗祖師古和尚（古心和尚）開創的道場。你看怎麼樣？」因此我兩人來到古林庵，說來受戒。知賓師（寺中專管接待外來人員之僧職）說：「要想受戒，每人交單銀一兩五錢，衣鉢自備。」

成拙有衣無銀，我是銀衣都沒有，懷裡只有一串滇南產大密蠟金念珠。就拿出來，交給知賓師作掛單製衣之用費。知賓師接到手，好像答應了，轉身走進房去。我的眼睛和耳朵都還很靈敏，見窗裡有人向外偷看我們，聽得裡面說：「這兩人是江湖，恐怕念珠來路不明，千萬不能允許他們掛單。」知賓師走出房來說：「常住辦理這些事情不方便，還是啓備好了衣鉢再來吧！」我接過念珠轉身就走，他留我們吃飯，我說：「是龍終須歸大海，還能困在牛蹄窩子裡！」馬上走出寺來，另找了一個庵子投宿。次日渡過長江到了浦口。

正月十四日宿紅心鋪。傳聞流賊過來了，男人婦人涕哭，一片嚎哭之聲，拋兒棄女，慘不可言。我和成拙滴水未進，腹內空空，從早到暮，疾走了百餘里，宿三鋪。十五日，流賊攻破鳳陽城，燒燬皇陵。成拙和我向北走，到了徐州，才歇下腳來。次日渡黃河，但無船，就坐在岸邊等待，直到中午，見有官差馬隊，捉得船工和船過來，我們就順便搭渡。行到中流，大水湍急，船工喝醉了酒，手軟無力，船又破舊漏水。差官亂了手腳，連呼蒼天保佑，我們二人只專心念佛。幸好吹來一陣微風，把船飄入蘆葦叢中擱淺，我倆人手抓蘆葦，涉水登岸，在一荒庵中過夜。

第二天，開始長途跋涉，有時沖風冒雨，有時戴月披星，或者去村莊中乞食，或者向耕夫化餐，于三月初一日方到長城口，一過了龍泉關，踏上了山西地界，最後到了五臺山舊路嶺。這座寺接待來往僧人的十方堂，設在山門外。我和成拙兩人安好單，就前往方丈室參禮三昧老和尚。有兩位北方的僧人守門，對我們說：「有香儀（敬香的錢），可以進去，如果沒有，就退下。」我們看他語氣粗硬，難以理喻，就返回十方堂，嘆息不已，說：「我們登山涉水不遠數千里，前來親見善知識，現在因爲沒存香儀而不能參見，這如何是好！」成拙說：「不必憂心煩惱。明早等守門人去吃粥時，我們自己進去禮拜。」

次早，我們不吃早粥，忍著飢餓，直入方丈室頂禮。和尚問：「你們兩人從哪裡來？」答：「從雲南來。」又問：「來此作什麼？」我們因爲沒有衣鉢，不敢說來求戒，只說來是爲了朝禮五臺。和尚說：「文殊菩薩就在你們那裡，反而來朝臺！自己實念修行去吧！」因此我倆發願，今後如果做了善知識，絕不收受外來僧人之禮儀，也好讓那些清貧的禪和子們容易相見。

我們就上了山，到了塔院寺。這寺裡有兩個房頭僧人是師兄弟，發心誦五大部經三年。問了我們，知道是雲南遠道而來，很歡喜讓我們留住。成拙自願擔水供僧，讓我進堂內誦

經。他擔完水，專讀《法華經》。我除了上殿作佛事之外，空餘時間就閱《楞嚴義海》。我們二人口不說閒話，腿不胡亂跑，每天到中夜才放參（休息）。五臺山上各大小寺廟，都以燕麥粉調成糊粥為食。塔院寺方丈師，法號德雲，以及房頭眾僧，見我們兩人如此勤學，一個多月下來無絲毫改變，都對我們產生了信敬之心，私下裡請我們吃米粥。我和成拙商量說：「我兩人在眾僧人中深夜研學，會打擾他們的睡眠。那邊伽藍殿（供奉寺廟護法神的殿堂）裡，晚上點著琉璃燈，裡面沒有人，我們不如到那裡去就琉璃燈光研習，這樣既不妨礙別人，我們也心思寂靜集中，利於記憶，學到夜靜時就停止。」五臺山上春秋兩季尚且很冷，何況是冬季了！到了十月間，我們的衣著又單薄，手捧經卷，直立在燈光下，集中心力用功時，什麼都感覺不到。到得掩卷歇息時，手指僵直不能屈伸，雙腿凍木難以邁步，通身抖顫，寒徹肺腑。雖然如此，我們的志願卻更加堅強了。

開春正是崇禎九年。二月底，覺心朝海回南京，一路尋找我們，來到五臺山相會。三月中有一個朝禮五臺的僧人，是楚地（湖北一帶）人，法號皎如，我們曾在寶慶府，同聽顯愚大師講《楞嚴四依》，見我們在堂裡，就進來相見。有人問起他和我們相識的緣由，他把我行腳的詳細情況說了。方丈德雲師知道了，就設齋召集全寺僧眾，請我四月初一日開講《楞嚴經》。我承蒙厚愛，苦于不能推卸，祇得承當。到七月初一日方得圓滿。我們三人初來五臺，就一直住在塔院寺，未曾朝禮五頂各佛刹，所以七月初三日先上東臺。那裡的主持僧，用接待法師的禮儀款待我們。接著到了北臺，當家僧還是這樣接待。因此我心中感到慚愧，其它幾臺就沒有去朝禮了。

初八日，告辭了塔院寺方丈及各房僧眾，打算去北京向三昧和尚求戒。方丈師懇切挽留不捨，見到我們無心在此留住，就準備了三頭騾子，為我、成拙和覺心送行，並伴隨我們一直走到舊路嶺，留宿了一夜。次早德雲師仍然不忍分手，就又伴送我們到了棠梨樹下院。天明請我們用了齋飯，才一一拜辭。德雲師在分手時，眼含淚水一再囑告說：「受戒完畢，請還來五臺，千萬不要辜負我們的切望。」

七月十九日到保定府方順橋西，投宿于羅[目候]寺。成拙在五臺山時，曾與一滄州道人相約，所以他去了滄州。次日午後，我和覺心等出寺門散步，遠遠望見一片樹林，碧綠蔭蔭。我們一同出來的六人，就走到林子裡，因為貪涼坐得久了些，太陽都快西沉。這時正想起身回寺，只見空中灰濛濛一片，像霧一樣，又聽到噦噦喳喳的聲音。漸漸看到飛揚的塵土像雲一樣翻動。不久，見到無數老幼男女遍野，競相狂奔，像山崩海涌一樣沖將過來。才知道是後有兵馬追擊。一同坐在樹林裡的人，各自逃散，只有覺心和我在一起。不能再回寺裡去了。也不能走大路，就向南面慌亂跑去，一路上歇宿的多是小廟，每天只能吃一餐。

我們逢溝涉水，路錯繞道，就這樣一路走去。一天走在路上，腹內感到十分飢餓，就在樹下一個荒塚旁歇息，我對覺心說：「咱們從雲南到南方，又從南方到北京。現在又從北而南，往返二萬多里，徒勞跋涉，所立志願也沒有實現。披剃師給我起法號紹如的目的，是希望我能弘法利生。現在看來，這些都絕了緣份，真是慚愧至極啊！我法名讀體，」體「就是身，就是」法身理體「。」讀「經教才能懂得經教所闡明的」理「，理明白了，闡釋道理的文字就可以忘了。這就像借助于手指標示月亮，見了月亮就無須注意那個手指了，這是同樣的道理。現在我要把我的號改為見月。」我們二人反來覆去想啊想，越想越覺悲戚，傷心的淚水不覺卜簌簌落了下來，這時有一老人從旁經過，見我二人感傷得如此悲痛，便前來問是什麼原因。我詳細講了長途行腳而又不能實現願望之苦痛。老人連聲嘆息不已，

對我們說：「我姓李，是吃長素的道人，孤獨一人沒有親眷。給人家小孩教書，因為兵馬大亂才回家來，就在前面小莊上。可以請你們前去同暫住一宿，然後再走。」到了他家一看，屋裡已被流賊搶劫一空，他就去鄰家借了些粗麵，烤了餅子供我們吃。第二天我們就向他告別動身了。

又走了六天，上了南宮縣大道。至午後都沒有化齋之處，遙望遠處有一小庵。來到庵前，覺心留在外面，我獨自進去。只見一位老僧，沒有人幫他，正在自己燒火作飯。我向他合掌問訊，也不還禮。我就上去替他燒火。飯熟了，他自己盛了飯，坐在那裡吃起來。我也自己動手取了碗筷，盛了飯坐下吃起來，我也不說話。他吃一碗，我添第二碗。他才開口說：「世上從不曾見過有你這種人，主人沒開口，自己倒動手盛飯吃。」我回答說：「世上從未見到過你這種人，客人站在面前，都不說句客氣話請吃飯，所以我就自己動手。」他看著我大笑說：「倒也是個禪和子。我年少時出去參訪善知識，到處行腳，因為不老練，常常挨餓，你今天是這樣，請隨量吃吧！」我說：「門外還有一道友。」他一聽很喜歡。說：「請他進來一起吃。」我和覺心飽餐一頓，起身告別，他不肯，又留我們住了三天。

九月初，我們到了江南瓜州，于息浪庵掛單。遇到一個雲南僧，號清如。談起行腳的事，知道他在北方遭遇兵馬之難才回到南方來。第二天便和我與覺心一起渡江，前往甘露寺。當家師法號平素，也是老鄉，長期住在鎮江府，皈依信仰他的人很多。他最喜歡雲南人到江南來參學。清如先進去替我們通報，我和覺心接著進去禮拜。平素師問我們行腳遇難之事，我毫無隱諱地照實說了。平素師安慰說：「我少年時參訪，也遇到許多逆境，但求道之心絲毫沒有退墮，今天才有這點因緣。你們二人尋師求戒，往返南北，經歷了種種坎坷，最初發的愿心沒有懈怠下來，以後你們教化開導眾生的因緣，自然會很殊勝。現在暫且放寬心住在這裡。開春崇禎十年元旦，是我的母難日（即母親生他的日子），要諷誦五大部經以報母恩。你們二人可以和眾僧一起誦經。衣單，我負責給你們辦理。到誦經期畢，再走不遲。」我說：「三昧和尚遙居在北京，我們不能再去，只好等他回到南方來時，再求受戒。現在我想去天童寺參禪。」平素師贊助，為我們置辦了行李外，又贈給我們每人路費銀二兩五錢。

二月初三日到達丹陽縣橋頭，想搭客船過河。覺心把行李放在腳下，只顧觀看各個船家互相排擠，爭相拉攏客人，不想被囊行李被人偷走。我們只好嘆息我們的因緣怎麼到了這種地步！幸好我的路費還揣在身上。日到中午時分，我們來到海會庵投宿，見我們沒有帶行李，不肯安單。我們告訴他行李在橋頭丟失。這個庵離橋頭不遠，他們去了解確是實情，便送我們進了雲水堂（即接納行腳僧暫時安單之處）。遇到二位游方僧，我們北上時曾與他們同行數日。知道我二人行腳，就說：「你們求戒，三昧和尚已經離開北京，正月在揚州府石塔寺開戒。現在他應丹徒縣海潮庵之請，二月初八日起期，你們趕快去受戒。」聽到這一消息，鬱結在心中的愁悶完全煙消雲散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同覺心又回頭去海潮庵，恰巧遇到三昧和尚入庵。聽說教授師（即負責向新戒教授禮儀和戒律內容的僧人）是楚地人，法號熏六，心胸宏大，智慧妙巧，輔導教化很威嚴，總理戒期中一切事務。我就請求知賓師（即接待外來客人之僧人）引我到熏六師居住的寮房禮拜。師父問我鄉籍，我答：「雲南。」師說：「此庵當家師為埋葬他師父起期，每人交銀一兩，衣鉢自備。」我說：「行李在丹陽丟完了。身上只有二兩三錢路費。」教授師說：「這只夠一個人攢單並造衣鉢。」我又為覺心求單，接著就派人送我進了戒堂，把覺心送去行堂（作雜務者）寮。

新戒堂的引禮師（照看新來受戒僧人的起居和紀律的僧人），法號耳園，山東人，性情耿直，但缺少靈活性。見我沒有一點行李，又不請戒律讀本，終日坐在自己的單位上，不發一言，又不違犯戒堂堂規，又沒有事情去請教他，因此他心裡對我很不高興，就指斥我說：「見月，此處不是讓你坐不語禪，為什麼你不請《律讀》好好地熟讀呢？」我答：「我不識字，也沒有錢請《律讀》。」凡是進來一個求戒僧人安單，引禮師就叫我說：「見月，你到這裡坐，把單位讓給這個新來的人。」我就遵命，拿起衣鉢向後面移一個單位坐下。這樣，後進堂的有十幾個人，每來一個人就讓我退讓一單位。又來了最後一人進堂，高單（即用木板搭成的連鋪大床）上已無單位了，就叫我移到地下與香燈（專管殿堂上香點燈的僧人）共坐，我毫無怨聲，只作游戲想。同堂的眾戒兄見到這種情景，都很不平，說我懦弱至極。我說：「修行以忍辱為本，何況都是同戒，理應移讓。」

時間逐漸臨近背誦《毗尼日用》（受戒前，先須在教授師指導下學習戒律內容，預先須把戒律背熟，經過檢驗，方能登壇受戒）。引禮師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名，意思想折伏我。各位戒兄也為我著急，說：「量你也背不出來，為什麼不去拜求引禮師把名字排在後面？」我說：「到明天再看。」次日一早，引禮師拿著名簽帶引我等九人，到教授師前禮拜後，我一口氣朗聲背誦完畢，就像把瓶中水傾倒出來一樣無滯無礙。教授師說：「你每天默坐，不發一言，說不識字，今天卻背得如此純熟。」我說：「並不是我不識字，因為無錢請律書，所以默坐，專心聽左右鄰單戒兄讀誦，因此就記住了。」教授師很高興，並賜茶給我喝。回到堂裡，各位同戒都前來向我祝賀，其中和我最相投契者，有十三人，都能這樣背誦。

這一戒期讀《梵網經》。香雪闍黎師（稱戒師）代大座（即正座），四班首（首、西、後、堂）輪流複講。有一天，首座師，法號樂如，複講，他只把三昧和尚寫的《直解》念了一遍，一字不增，一字不減，未作一點解釋！我和相契合的幾位戒兄並坐在一排，相互遞著眼色，失口微笑。首座師看到，很不高興，回到堂中，就指名要我們十人複講。自來新受戒的沙彌沒有這種事情，無非是用這種變通手段，逼令我們向他懺悔。過了三天，不見一人前去求悔，他祇得把所開列的名單，呈送方丈。三昧和尚以為是實情舉荐，就一一慈允。這真是弄假成真，再難于停止下來。

到了我要複講的那天，內外人眾都驚駭一片，都來旁聽。和尚和二位師父（香雪闍黎師和熏六教授師），也在後面設座臨席，慈降加庇。所要講的內容，是《梵網經》上卷中的《十金剛種子、第十信心位》，我開卷把文句念完，先總括說了大義，然後依文作了解釋。下面聽眾，異口同聲稱讚。三昧和尚和二位師父都很欣慰。接著我去方丈室禮謝，和尚賜給我被褥衣履。熏教授師問我：「你依誰聽經？」我說：「在雲南時，依披剃師。行腳到寶慶府，遇到自如法師代顯愚大師講《楞嚴四依解》，我也曾跟隨聽講。」熏師說：「顯大師是我的依止師，自如法師是我的契友。你怎麼不早說！」熏師對我更加看重，馬上就施給覺心衣鉢，讓他入堂受戒。

三月廿日午後，有個丹陽縣賀家子侄，少年書生，性情傲慢，不信三寶，醉酒入庵，直接闖進方丈室，一屁股坐在和尚法座之上，嘻笑放肆。侍者上前諫勸他反而呵斥。寺中僧眾不服，把他驅趕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這個書生邀約一夥人來庵滋擾生事。和尚馬上令圓戒罷期。平常寺中晚課多有在家居士隨喜參加。熏師想用方便辦法把這樁事平息下去，保全道場，所以在晚課完畢時，把大家召集至韋馱菩薩前，說：「今天，道場被魔撓礙搗亂，不能善始善終。你們弟子之中，有願捨身命維護法門的人，就出來擔當！」說完，大家都默然不語。我就應聲推開眾人站出來，向熏師頂禮。師說：「你只一人，怎麼能行呢？」

我說：「和尚的戒弟子，遍布天下，我一人當先，其它人都會隨之而來的。出家人無妻子可戀，無產業可繫，無功名可保，無身命可惜；托鉢飽餐，不帶分文；叢林棲止，不納房租。凡是僧家，以戒為親，何況為了維護法門，誰不勇敢向前！縱使用它一年二年時間，必除魔黨。請和尚和二師放心晏安，不必以此為念。如果那一夥人中，果然有捨得妻子產業，能放棄功名、身命的人，讓他站出來與我較量一番。否則，各家把自己的學業做好，好自培養自身道德之本。自古以來，有了德行和好文章，庠中士子都能成就功名，應當作天下大丈夫。難道有誰願意為別人的是非，而喪盡自己的德行！」熏師說：「你今天在眾人中作了這樣的承諾，以後一定要依言而行，還怕什麼法門不淨，魔障不除！」眾人散去，參加晚課的人都聽到了，這話就輾轉傳播開去。

第二天午後，果然有二十多人，都是庠中齋長和鄉中父老，來到庵上拜見熏教師，也把我請去了，雙方以理講和。圓戒時間未改，仍在四月八日。和尚召集大家來方丈室，對二位師父以及久隨身邊的上座說：「今天道場魔事如果不起，就顯不出見月。你們為佛法，為人師，應當像他一樣有膽量有心行。我在這個傳戒期裡，總算找得人才了。」大家聽後，禮謝而退。二位師父開導指示我們同戒十三人，今後就作和尚身邊的隨侍，希望我們今後成為法門樑棟。

初十日回揚州石塔寺。揚州府慧照寺禮請和尚，擇期于四月二十日開戒。五月初八日是三昧和尚大壽，我們同戒都沒有禮物可送。我提議說：「可以裱一長卷，自己畫上五十三參圖奉獻和尚祝壽，因此我就沒有時間，不能隨大家去慧照寺起期開戒了。」和尚聽說之後，就叫我進方丈室去靜心作畫，並笑著說：「見月啊，你初登戒品，就入我室。」我慚愧地向和尚拜謝。六月二十日，海道鄭公，請和尚在石塔寺建盂蘭盆會，講《孝衡鈔》。和尚就命我去慧照寺，代香雪閣黎師座，講《梵網經直解》，並請香雪師回石塔寺代和尚座，講《孝衡鈔》。兩處道場都在七月十日圓滿。

香師開示我和同戒們，去求和尚更改各自原有的法名，以便常隨和尚任事。各位同戒依言，前往方丈室，都爭先禮拜求和尚賜法名，只有我一人退到後面，頂禮和尚，跪地白告說：「我因披剃師指示，才得發心離開雲南，南來向和尚乞受大戒。若無披剃師，我就不能削髮出家，也不能受具足戒而成為真正的僧人。懇請和尚大慈允聽，讓我仍叫舊名，使我不忘根本，我願終身常侍和尚座前。」和尚說：「我當年初受戒後，諸位上座也勸我求律祖更換法名。想來，律祖諱如字，我是寂字，披剃師諱海字，我也不敢忘本，把姓字改了，超越海字。我弘戒律三十多年，今天見到你的存心與我相同，這是不自欺心啊！作善知識，所依重的就是行德，不在於叫什麼法名。我允許你仍稱原來的名字。」

那時泰興縣毗尼庵請和尚于八月十五日開戒，大家都隨行。熏教授師于初十日晚，向和尚白告，請定各堂執事，說：「我現在教授新戒，中氣不足，精神漸弱，應該設置一名教誡西堂。總理各堂戒事，其單位安在新戒的首堂。這項任務，只有見月可以擔當，請和尚智鑒裁度。」和尚馬上命侍者召集兩序僧眾（寺中僧人，在方丈之下分東西兩班序列，稱兩序；東序負責寺中之行政管理；西序負責法務管理）來方丈室，向眾人宣告對我的委派。我跪地白告說：「我今年四月八日才圓受具足戒，還不到半年，哪裡敢擔負這樣的重任。我自己都沒諳熟律法而再去教人，擔心不利於新戒，也辜負了和尚的慈恩。請和尚在各位上座中，另選能擔當此任者委任吧！」和尚說：「熏教授推薦得不錯。我也知道你的心行作用。十地菩薩尚且還要寄位修行（到人間擔負一定的工作，以利修行）。你今天不妨一邊

自學，一邊教誨他人，以體諒我的用心。這樣就一舉兩利。」兩序人眾齊聲說：「你應當隨順和尚慈令，不可以再推辭了。」我只好拜受了這項差委。

我同戒中的映字、蒼悟爲這次戒期的書記，慧生、以仁、裕如、若愚、觀之等爲引禮。人人發奮努力，嚴肅認真，和尚座下還未曾有過像海潮庵同期受戒的這一批人那麼熱情鼎盛，其首堂引禮師（即總理全部行禮職事的僧人），就是我受戒時的引禮師耳園，我雖然居于掌權之位，但動止都以師禮尊讓。他也不執我相（很謙虛），一切堂規之定奪，都謙讓照我的意思行事。但我的內心一直懷著慚愧，倘若遇到樂于學習戒律的人前來請教，我怎麼做才能讓他辨明是非，而高興滿意呢？一天晚上，我前去拜詣熏師寮，向他說明瞭我的擔心。師說：「三藏中有大小乘律一千多卷，我沒有閱讀過。你既然有此志向，可以請來邊讀邊學，將來作大律師，才不辜負我在廣眾之中把你識別出來。」因此就找了人前往嘉興，請了一部《廣律》回來。從此，白天我料理各堂戒規，夜裡則挑燈展卷，詳細閱讀學習。一旦遇到文字上古老意義上難懂之處，苦于沒有精通的人請教，只有掩卷長嘆。這時我唯有向菩薩禮拜祈禱，乞求加被開曉。每次禮罷，少坐片刻，再展卷體會其義，就會如開門見山，豁然無疑了。像這樣的不思議感應，每次都如此。

這一期傳戒法會，定于十一月五日圓滿。結期前三日，本堂新受戒的弟子們，念我教誨不倦之心，共同製作了一件黃綢大衣（僧袍）送我，我對他們說：「和尚與教授師，把重任委付給我，理應盡心盡職，爲輔助弘化法門出力，難道是爲了邀名貪惠方作首領不成！」我嚴肅謝絕。他們捧著衣服去到方丈室拜跪，向和尚陳述了奉供此衣之因由。和尚對我說：「戒律之中只禁貪求，不禁自願布施。你可以受取。」我說：「在下不受此衣有兩重意思：其一，我自愧于戒行淺而責任重，恐有不足的地方，有人借此產生謾誹；其二，和尚法門高峻，唯恐以後擔任各項職事的人以此爲肇端，開了先例，所以不受。」和尚贊同了我的想法，對各新戒說：「西堂不受此衣，爲的是保全己德，惜護法門。你們不要再強送了！」

十月八日隨和尚返回揚州石塔寺。高郵縣承天寺，禮請和尚十二月初一日起期傳戒，至開春正月十五日圓滿，我仍擔任西堂之職。

一夢漫言 卷下

崇禎十一年正月十七日，回石塔寺。應本府善慶庵之請，正月二十日開戒，三月圓滿，我仍任首堂（註7）。又應邵伯鎮寶公寺之請，四月初八日起期，我任西堂，戒期圓滿，仍返回揚州石塔寺。崇禎七年，和尚在北京弘戒時，神宗之女榮昌公主與駙馬楊公，帶領全府人等皈依和尚，曾遣使奉送金桐紫僧伽黎（袈裟）三領，一件供養和尚，一件供養香雪閣黎師，一件供養熏六教授師，到了今天，熏師帶了這件公主與駙馬當年供養他的袈裟來到方丈室禮拜，含淚白告和尚，說：「在下奉侍和尚座下，任教授事十一年。隨時都在注意，觀察各位新戒的品格，考驗其心行作爲，想找出幾個人來輔弼和尚法門。到了今天，在海潮庵戒期中才得到了見月。在下心裡想，近日食量減少，精神減弱。不久就要辭別塵世。懇乞和尚慈悲，把榮昌公主所供這件紫衣，轉交給他。在下親自見到有人接替，死亦滿願了。」和尚長嘆一聲，說：「你真是我的股肱弟子（左臂右膀），關心著法門的未來。」馬上召集各位常隨首領作證，和尚親手把衣服給我，說：「你應當像熏教授那樣侍奉我，則

法門就壯大了！」我涕淚盈襟，拜禮而受。所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熏師也，如斯大恩，唯利生可報。

六月中淮安清江浦的檀度寺，恭請和尚開戒，七月十九日圓戒，和尚想上東海雲臺山隨喜，命我留下來負責辦理度牒及名錄編造和發放，然後散眾（讓新戒們散去），辦理完畢，也上雲臺山。八月我上雲臺向和尚覆命，十三日下山渡海，仍回石塔寺。

南京有幾位護法宰官，請和尚十月十五日于報恩寺開期。熏六師抱病石塔寺，我侍奉湯藥，照料他。這次和尚進京傳戒，獨行師為闍黎、香雪師為教授。派人回來叫我去，我堅辭，沒有去，後又派人來叫我。熏師生性極孝，對我說：「我病雖然重，你不要違背和尚慈命。我所要囑託你的，只是我走後，荼毗（火化）畢，可把靈骨送到天隆寺葬在律祖塔右。」我聽後悲淚滾滾難止，真不想離開他。熏師又說：「和尚第一次去南京，求戒的人一定很多，兩次緊急傳呼你去，想來一定有重大事情要委託你，趕快去，不能再遲延。」我祇得拜辭熏師，去了南京。

和尚問熏師病況，我稟告說很重。我仍被指派擔任西堂。香雪師也把教誡新戒的事委託我總管起來。新求戒的有六百多人，安單的堂室在西方三聖殿後。和尚對我說：「新戒多，兩位闍黎下去沒有把他們的單位次序安排好。你現在下去安排一下。」我馬上下去，一看行李遍地亂放，那些來求戒的人，多半是聽經學的人、不無狂慢習氣，必須以自謙的方法來調教。我就向大家說：「我奉和尚的指派，來這裡勉強擔任西堂之職。現在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，願意聽從的就依規矩和合相處，否則就不能照應大家了。請大家觀察一下這堂內，中間寬闊，數百人可以經行（走動），週圍的單鋪窄狹，人多就睡不下。如果大家都想睡高單（通鋪板床），剩下的人怎麼辦？所以我想先從地上開始安置單位。你們中間凡是真心實意來求戒的人，好事應該讓給別人，這樣也可以顯示無我的精神，成就菩薩的行願。現在就請大家隨我依次序在地上安單。必須橫直成行，不要參差不齊。凡是來自本京城內的人或是自帶了小床的人，明天就把小床帶來，按今天定下的單位安置。凡是來自京城以外的或沒有小床的人，都上高單。希望大家各自肅靜，不要鬨亂！」大家聽後，欣然依從，沒有爭搶的現象。這個大堂中住了新戒六百多人，單次排列整齊，就像街道巷陌一樣，一眼望去真成大觀蔚然！

每天夜裡講解戒律一個時辰，全天隨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勸誡，大家都很敬服。他們聽說要點定臨壇尊證師（即正式開壇受戒時，必須有十位德高望重的比丘臨壇作證，即稱尊證師）的消息，其中為首的一位沙彌（初出家並受了沙彌十戒者）名霄遠，五十歲，荊州府人，在南京長時隨講席聽經，就和他的同戒商量，想請我作臨壇尊證。他們一起找到方丈，跪地向和尚稟白了他們的請求。和尚就令侍者來召我去，說明這件事。我說：「在下戒臘不滿二夏（受具足比丘戒後，過了幾個夏天，就叫幾夏），何況我修行淺薄行德無有，不敢列身于尊證之位。」和尚說：「這是幾百個新戒同心願請，不是你狂妄僭位，不必再推辭。這正所謂因緣時至！」我祇得勉強拜謝。

西方三聖殿，緊鄰庫司（庫房和廚房），三個時辰的粥飯，都是各在自己的單位上就食。有一天，到了辰時用齋時，不見行堂者送齋飯來。我就查問原因，了解到是行堂者向新戒索要錢物，得不到，故而刁難。我馬上把行堂捉來，罰他跪香。廚房裡的一百多人抱團結成一黨，一齊離開了西方殿。我就去找僧錄司（管理僧人名錄和紀律的機構）的契玄師，說明瞭情況。他馬上下令各管事僧把寺廟各門關閉，將司庫典座和飯頭用木枷鎖起來，其他

有關者，有些翻牆逃跑了。這種情況，是京城裡，每期道場中，廚房堂裡的舊風氣。從這次以後。得到了整肅，都兢兢業業守規矩，沒有敢再犯的了。到了正式傳戒臨壇的那一天，當時的情景，正和我初出家那天夜裡所作的夢境，沒有絲毫相差。

傳戒期中，忽然得到消息，熏師已在石塔寺涅槃，靈骨運去天隆寺途中，現已抵南門橋下的船上。我悲憶師恩，泣淚不已。當即約會同戒十三人，迎師靈骨，暫且寄供在普德寺。道生師留在寺中負責守靈習香，我和其他人回報恩寺，在寶塔下，于八方設壇，百僧環繞禮懺六天。十二月初一日，三昧和尚、二位闍黎師及各位上座，我和各位同戒，帶領眾新戒，幡幢前導，各人手持香花，共一千餘人，佛聲不斷，送師靈骨到了天隆寺，實現了熏師臨終前的遺命。傳戒期圓滿之後，大司馬范公敬留和尚在花一庵，擇期元旦日舉行皈依儀式及受五戒。我和其他人拜辭了和尚，先回石塔寺。

正月初九日，和尚搭船回石塔寺，在龍潭遇大風，阻留了三天。當時有位定水庵的僧人楚璽前來拜見。他是妙峰大師的法孫。妙峰大師當年奉神宗皇帝旨，在寶華山建了一座銅殿。楚璽就前來禮請三昧和尚到寶華山隨喜。到了該寺，只見荒草滿路，台階殿基缺損，殿堂裡香燈寥落，廊廡空寂人稀，一派破敗景象。和尚嘆息道：「這座叢林還不到五十年，怎麼冷落到這種地步！」楚璽回說：「因為缺乏有道德的人主持，懇求和尚慈悲中興這座寺廟，先祖的覺靈也會深深感謝的。」和尚慨然許可，隨即下了山，次日渡江返回揚州石塔寺。

江陰縣十方庵禮請和尚二月初八日開戒，香雪師為羯磨（授戒師）。我到崇禎十二年才開始正式作教授。和尚在各首領前，派委我說：「以後凡是有求單進板堂受戒及外面各堂執事的人選決定，全部歸總在教授處負責，不須再向我這老漢稟告了。」我感到，這一來任重事繁，但又想，只好體諒和尚慈心，也才不辜負熏六師的識人和舉荐，承擔了下來。二月中，寶華山楚璽等幾人，帶了南京各位護法居士的信函來到十方庵，禮請和尚住錫寶華山（即請和尚常住寶華山）。因為和尚以前曾經許諾，所以不再推辭。和尚當即令知賓師，引領楚璽一行人巡察（到各寮房看望）。等到他們進了我的住房，他們只用眼睛看著我，我就知道他們的意思，就說：「崇禎七年冬，我在你們山上學經，深擾常住了。」他們大笑說：「剛纔見到時，感到面熟，又怕不對，真的是你！怎麼一下子當上了這個職位，我們真是有眼不識人啊！」接著談到了相別以後，這幾年的前後經過。他們一行人第二天就回山了。十方庵的傳戒期，四月初八日圓滿結束。

和尚十五日到達寶華山。晚上，召集見玄師、支浮師、四弘師、純然師、獨行師、心融師、香雪師、月谷師、達照師及諸位老闍黎和我一起到方丈議事。和尚說：「今天我們住此山是常住，不像石塔寺是暫居。你們諸位當中，必須要一位具備道心、有才能、精力強壯、不惜勞苦的人，為我這老漢作此山的監院（總監全寺內外一切事務的僧職），其它兩序各執事，以後再定。」大家聽了之後，都默然而立。和尚就對我說：「見月，你為何不承當？」我說：「和尚沒有點我的名。在各位師父面前，不敢應聲。」和尚說：「我明明說道心和才能、不惜勞苦。不是指你是說誰呢！」各位闍黎師說：「見公，你應當禮拜謝領，不要再違背和尚慈命了！」

我高興地奉了此命，禮拜和尚，說：「在下先乞求和尚允許我四件事，才敢承當。第一，三餐粥飯，一律隨大眾吃、不陪外來施主進餐；第二，一切宰官來山，概不迎送；三，不去俗家弔喪賀喜；四，銀錢進出、買辦採購，概不經手。我只盡心料理大眾之事，對常住之事：決不怠惰。」和尚說：「四件事都隨你願，但講律之事不要推辭。」我說「監院講

律，這事不屬於我的責任範圍，恐怕眾人不服。」和尚說：「你今天是教授師兼管監院職事，並非監院行教授事。」各位闍黎師說：「我們當中講律，自然非你莫屬了，這一點你更應遵循和尚慈意。」

五月十八日，和尚六旬大壽。遠近各寺庵的上座，和十方弟子雲集寶華山。九月開冬期，忽見成拙擔著衣鉢來到山上。我高興地問他從哪裡來，他說：「自從在北方遭難分別之後，獨自來到南方天童寺參禪，後又往黃山學經等。今天就從黃山來，我一直在尋訪師之蹤跡，不知下落。」我說：「因為我改了名號，叫見月，所以你知道了。我們聚而又散，散而復聚，真是多生的良因，才能有今日的奇會啊！三年不見面，就是專門等著我為你作臨壇尊證哩！」

崇禎十三年，江南大旱。春期四月八日圓戒。內監蘇公等人，入寶華山設齋供僧。常住（寺裡）買來的麵粉又粗又黑，和尚把我叫去訶責，舉手要打我。我說：「和尚忘了最初在下所乞允之事？」和尚想起了，說：「這不干你的事！」就去到副寺（副監院）房，痛打達照師。達師來到我的寮房，生氣埋怨說我不替他遮掩。達師是我臨壇的尊證師。我就對成拙說：「現在還是避開最好。我和你一起去天童寺。」第二天早上天未亮，我把行李交給成拙先下後山，在那裡等我。

天明我登上龍崗，向方丈室拜了九拜，就下了山，與成拙一道到了湯水延祥寺投宿。走了四天到達無錫縣，宿鎮塘庵，有二三個弟子挽留休息。四月二十日，從寶華山來了一個新戒弟子，見了我就禮拜流淚。問他什麼原因，他說：「師父初九下山，和尚向大眾說，師父你不該把供養眾僧的銀錢四十兩帶走。山中大眾議論紛紛。弟子不得不說這是冤枉了師父，所以流淚。」我對他和成拙說：「並不是和尚加枉，是他老人家的大慈方便之法，使得我聽到後不召自回。若我不回，大眾必然以為是實事了。」第二天，我又返回華山，頂禮和尚求懺悔。和尚說：「你無罪可懺，是情不得已而去。我故意用私自取銀之事來激你，好快點回來。」和尚讓我仍然擔任教授之職。

到了冬期，有一百餘名新求戒者，均已受比丘戒畢，接著從北方又來了四人求比丘戒。和尚令香雪闍黎師為他們授沙彌十戒。香闍黎師給授了沙彌十戒後，隨即又為授比丘戒。引禮師智閑把他們帶到我的寮房，禮拜並通稟了授戒情況。我說：「律中有明文規定，和尚還健在，為什麼單獨由一師為四人授具足比丘戒？我不是你們的教授師，也不能給你們辦理僧錄和發放度牒。」智閑回去稟告了香師。香闍黎師訶責我，說我目無師長，傲慢自專，就去向和尚稟白了。和尚令侍者召我去，詢問理由評判是非。我說：「香師責備在下，是從世俗之禮出發。在下遵奉佛制，不具備十師臨壇尊證，一人就授給大戒，這是關係法門的大事。在下既然擔任教授。應當阻止諫正。請和尚斟酌其中之是非！」和尚對香師說：「算了，算了！你是一時之錯，見月所說的實實在在是正確的。改日再請十師臨壇，為他們授具足戒吧！」後來，和尚對各位首領上座說：「我老人的戒幢（即戒律），今天有了見月，才得以扶持樹立起來！」

崇禎十四年，松江府超果寺，恭請和尚正月十五日起期，新舊大眾五百多人。又有常熟縣福山廣福寺，在此傳戒期中，請和尚擇期定于五月二十八日開戒。松江期于五月十五日圓滿。和尚命我率領各位執事先去廣福寺。那一期于七月初一日圓戒，然後就返回寶華山。寶華山寺，是皇上敕建，全由內監負責督理修造，寺的方位朝向不合，所以常住不興旺。和尚命擇定日期改變該寺的朝向，只留銅殿不動，其它建築都得改動，因而費用和工程浩繁。

棲霞山觀音庵，是古心律祖披剃處，恭請和尚臘月初八日起期，我雖在此期中任教授，和尚不時把我喚回寶華山，卸瓦運磚，件件樁樁我都親身率先勞作。

正月初十日，棲霞觀音庵期畢，返還寶華山。知賓師履中，他的徒弟任前殿香燈職，做出了非法的事。我向香闍黎師及當家達照師反映了，二師都說可以饒恕。我聽後感到心寒，他既然破了根本大戒，還說可恕，律法壞滅。還不如退下來，遁入黃山，抓緊自己的修持吧。所以就向成拙說起此事，他說：「這件事應當從緩計較。」我說：「在此身受深恩，本不忍心離開。現在和尚座下各位闍黎、班首、當家，都是我的師長，我是弟子，又是一個雲南人，還是速退為美。」我因此就去方丈告假，要求去住山靜修。和尚不准，讓我跟隨他去楚地蘄（註8）州，因為那裡的荆王曾禮請和尚去傳戒。我說：「今天是來向和尚預先說明，行期還未定。」

但無奈何，我的心意早已走了，身子也留不住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與成拙、天一、常清四人，收拾好衣鉢，一同去黃山，走到太平縣五里塔茶庵，遇到庚石的弟子相留。該庵對面的山是慶雲岩，仲德師住在那裡。旁邊有一小山，松林翠密，眾山環抱，十分清幽。他請我們在那裡住下來靜修。我就和成拙，割茅草，開地基，搭一個小小的瓢狀茅棚，一個多月就完工了。我又忽然想起，當初決心去黃山，今天為什麼要在中途留住下來！天一看到我改變了目的地，就仍回華山了。成拙又被旌德縣請去，只有常清隨待在我身邊。十月初十日，庚石就把我們送到黃山，住在文殊院下屬的貝葉庵。這座山土少、石多，連一根菜都不能生長，因此想吃新鮮蔬菜的念頭也沒有了。到了臘月盡頭，極目所見，全是銀峰玉嶺，寒同塞北。

文殊院靜主曉宗，是教授師的弟子。知道我在寶華山冬天不圍爐烤火，專意背了米和炭，踏雪而來，跪地懇求我烤火取暖，因此我聽從了他。這裡雖然寒苦，但對修道十分相宜，於是出山的念頭，便全部拋擲腦後了。

開春崇禎十六年，正月十一日，華山靜主戒生師，是我的契心之友，同其弟子智週二人，由庚石帶路，來到貝葉庵。一見他們，我迎了上去問：「什麼原因到這裡來？」戒師說：「教授師，你走後，和尚二十六日動身去楚地蘄州，今年正月初二回山，知道在下與教授師交情好，他親筆寫了信，要我接師還山。」我馬上焚香捧信拜讀，悲感深恩，如慈父不棄逆子。我留戒生師遊山五天，再一起到旌德縣會晤成拙，又在那裡的靜室採茶，逗留了一個多月。三月初七日才到寶華山。和尚受揚州府興教寺之請，已經渡江去該寺起期傳戒，走時曾留言：「見月回，可來期中教授新戒。」三月初一起期，知道玄上座已為該期教授，我不能再去，所以留在寶華山，等候和尚回來，我先派智周（註9）渡江去拜見和尚覆命，代我向和尚頂禮。到了臨近開壇授比丘戒時，和尚又來慈命，叫我去。我到了那裡，向和尚懺悔自己違背師命之罪。和尚垂憐，高興地寬恕了我，並讓我臨壇作尊證。

揚州戒期完畢，泰州口岸大寺請和尚傳戒，我仍為教授。馬橋觀音庵離口岸不遠，來請起期傳戒，和尚也答應了。待口岸期畢，就轉移過去。有一天和尚去縣裡一朱姓的官僚家赴齋。因為當時來見和尚求皈依求法名的人很多，和尚走時把他自己穿的衲衣及取好的法名交給我，有人來求就讓我穿上他的衲衣坐在他的法座上，把法名給他們。恰好遇到兩天連陰雨，沒有一個人來，和尚的法座我也沒有坐成，法名也沒有發出一個。和尚回來了，雨也停了，來求皈依法名的人又是人流不斷。和尚笑著說：「我的法座已經允許你坐，只是因緣還須等待！」聽了之後，我汗顏拜謝。

八月初一完期。太平府自寧山請和尚九月一日開戒，十月初八圓戒返回華山。南京報恩萬佛閣請和尚十月初一日開戒，至二月初八日完期。我即于十二日告假出山募化米糧。句容縣（註 10）北門外靜室，住著雪幢師，常熟人，雖未受戒，與我很投契，聽說我來化緣募米，他一力相助，不到半個月，已募化到米三百餘石，村村相約定，開春正月之內，各自把米送上山。我回到山上，拜見和尚說明瞭募化情況，老人破顏微笑說：「看來，這真是你的化緣好。無緣之人，辦不到的。」二月初，蘇州闔郡的鄉紳請和尚于北禪寺起期傳戒，到四月八日圓戒，還山。

甲申年七月十五日，南京文武臣僚，在大報恩寺超荐大行皇帝（剛死的皇帝），請和尚主壇開戒。弘光皇帝旨遣內監喬尚賜給和尚紫衣金帛，十月十五日圓戒歸山。

十月中旬，浙中紹興府大能仁寺請和尚十二月十五日開戒，魯王皈依並常來聽法。乙酉年即弘光元年，二月初十完期。嘉興府三塔寺請，於是渡錢塘江，宿昭慶寺，潞王全府皈依，並請和尚登昭慶寺古戒壇傳戒。因和尚在先已受嘉興三塔寺之請，所以只有等到三塔寺期畢，再來昭慶。二月二十八日到三塔，三月初一日開期，新戒有五百多人，一半是孩童寺來求戒者，我嚴行佛制，新戒莫不兢兢業業讀律，沒有敢逾越犯堂規的人。

一天，我忽然想到黃山住靜不久，和尚就慈命把我召回，就想為和尚建造一座壽塔，報答和尚的大恩，然後再實現以前遁山靜修的願望。我就到方丈寮，向和尚頂禮，並呈稟了我的想法。和尚欣然應允。我馬上裱好了一個手卷，在手卷開始的地方自己寫上我捐香儀百兩，然後下列各堂口，向新戒開示說明，各人可隨自己方便，數量供養多少，不拘。眾人聽說後，都一齊發孝心供養。在此期中，共化募得銀三百兩有餘。五月廿日，聽說大清兵十八日渡江，南京已歸順。和尚即速圓戒，轉回蘇州。良山縣比丘尼無歇是和尚剃度授戒弟子，得知和尚已抵蘇州，便來把他接回縣裡。此縣有座曇華亭，是和尚的祖庭，因為經常往來，所以皈依者多。我向他們說了籌建和尚壽塔因緣，無歇尼自出一百兩，輾轉化募四百兩有餘，總共為九百七十六兩五錢。世道混亂，難以將此款託人保管，只好我自己掌管，帶在身邊，其拖累麻煩，可想而知。

後來，虎丘甘露庵的戒初上座，禮接和尚到庵歇息。六月初旬，和尚身染脾瀉，由於來往運兵，水路不通，不能速歸寶華山。常隨之眾，漸漸星散，只有香雪師和我，以及侍者、書記等十四人留在和尚身邊侍奉。堯峰寺戒子，聽說和尚身體欠安，就接去調養，到了那裡以後，病情加重。我心中很擔憂。數日以後，香雪師也告假而去。一天，聽說清兵已到木瀆鎮，離堯峰寺不遠了，該寺大眾都各自逃走，躲起來了。我請和尚到山頂靜室避一下風頭。到了六月初旬，聽說路上可以通行了，和尚命我找船返還寶華山。到了常州，遇到兵馬阻滯，我們又返回蘇州。過了三四天，局勢稍有穩定，又僱了船到達新豐鎮，只見上流船只爭相漫河而下，問他們為什麼？答說：「大兵到了鎮江府，很快就要到丹陽。我們所以逃避。你們的船不能去！」因此我們又返回蘇州。等亂勢稍平，見河上有船來往，我們才又前進。六月二十六日到華山，寺中大眾迎接和尚，禮拜問安。和尚微笑說：「回到山上果然大安。我難道就不會有懸解的時候麼！今天與你們說定，三日以後，七日以內。」大眾聽後都流下了淚水。和尚說：「生死幻化，實無來往。為什麼要哭呢！」

我當晚邀請各位執事到場為證，把募化壽塔的手卷打開，請月谷師按手卷上的名字次序報出所捐之錢數，由慧牧師按數算合清楚，共計銀九百七十六兩五錢，當眾交付當家達照師。夜裡想起寺廟當初改向時，和尚曾分付達照師說：「我的骨塔將來可建在殿之後。」

我每每看到各地叢林，凡正殿後有塔的，都不興旺。應該請和尚自定建塔的地方纔是。第二天我來到方丈室，繞著彎說：「我們喜得和尚應允建造壽塔。不知和尚決定建在什麼地方！」和尚說：「你們忘了，我說過建在大殿之後。」我說：「我曾經聽風水先生與和尚論及地脈時，曾說，有三轉（循環），大轉要歇一百廿年才能轉發興旺，中轉歇八十年才轉興旺，小轉歇四十年方能興旺。這座大殿後是來脈，假若地脈轉而不興旺了，后人會說是壽塔傷了風水，恐怕會要搬動更改。不如把塔建在龍首，以保永遠。塔興則常住興，常住興則塔興。」隔了很久，和尚才說：「就依你的意見，建在龍首。」當時達照師和慧牧上座等都站在一旁，我說：「諸位師長都聽到了，和尚親口說，塔不建在殿後，決定建在前面龍首部位。」

當年閏六月初一日，和尚令侍者取曆書來，看了之後說：「初四巳時，我取涅槃。」立即敲響槌（寺中遇重大事件，用以召集僧眾的響器）召集大眾于方丈室，和尚說：「華山法席，見月可以繼承。」他拿過紫衣和戒本交付給我，說，「我以此事交囑煩累于你，總持三學（戒、定、慧），闡發戒光。」我跪地稟告說：「在下戒臘和修德都屬最後，請付各位闍黎師吧！在下願協助輔化！」和尚即面向裡而臥，沉默不語。我想暫且隨順師意，就說：「在下奉和尚慈命，現在暫且看守，等和尚法體萬安之後，再繳送方丈。」和尚才和顏說：「我不是今天才囑託你，我心裡一向就有此念，不必再辭！」我拜受而起，又對獨行師說：「你的德行和戒臘都好，應為羯磨（授戒師），可作後來之學者軌範。」對達照師說：「你仍作監院，以助見月。」，到了初四日，和尚把眾人集合在方丈室，取水沐浴洗身，並對眾人說：「我身上水乾就走。你們不要作去來想，不得穿著孝服涕哭，不可向各方發送訃告。凡是世俗禮儀，全部不用。三日以後，即葬寺之龍山。」接著讓大家念佛。水乾，跏趺微笑而逝。肉身供奉于方丈室，一切都遵照和尚遺命，大家至誠誦經三天，然後法眾手持香花幡幢，送和尚至龍山，建了全身塔供奉。我不忍回寮房，願守塔三年，作灑掃侍者，只用蘆席遮頂，風雨無阻，晝夜誦經，以報深恩。還不到一個月，大眾強請我回寺，送進方丈室安住。

當時香雪闍黎師在蘇州，聽說和尚涅槃，而把衣鉢傳給了我，心中不以為然。就從蘇州搭船逆流而上，打算去楚地，經過龍潭都不進華山。達照師親筆寫信懇切相勸，他才回山禮拜和尚靈塔。後來，他請了工匠在大悲殿刊刻他自己集著的《楞嚴貫珠》，把大悲殿弄得狼藉不堪。我建議香師移到廂樓去刻，香師說：「今天在殿裡刻經都嫌不乾淨，將來到了屋虛單空、塵厚草深時，恐怕沒有人幫助打掃哩！」我嚴肅地說：「請香師說話注意，這座寺廟，龍天常住，先人光明，想來不會落到那種地步吧！無須煩勞香師為在下的將來焦慮！」說完就回了方丈，仔細考慮想去，由悲嘆轉而感到高興。香師今天說的這番話，應看作是對我的增上助緣（鞭策我上進的助力），堅定我的愿心和意志，撐住法門。應該儘快訂立條規，首先革除弊端，再依方軌行持。

就在當天夜裡，擬好了十條規約。第二天，召集大眾，並禮請香雪和達照二位師父，稟告說：「在下行劣福輕，承蒙和尚囑累主持此華山。現在訂了十件事作為規約，各方都不例外。所以前來請二位師父作證，向大眾宣佈。」

一、經常見到各處古刹，房頭各自開灶，各管自己的事，而殿堂清寂寥落，極少見到刻苦修煉的僧人，以致叢林日漸頹敗。其過失在於先前的主持者，不慎重選擇求道人的品性，汎濫剃度。今天，在下願華山永興，杜絕房頭之患，只袈裟法親和合同居，誓不披剃一人。

二、經常見到叢林裡斂財積錢養老，年少者也收受供養，放浪恣肆，不肯修行，坐享其成而不知慚愧。彼此相染，挑唆大眾，因而受到施主護法的譏誚，山門失去光彩。這種例子，華山要徹底革除。即便老年修行者，也不積攢單資，隨緣共住。

三、各處叢林多半都設有化主（負責對外結交檀越，為寺廟暮化錢物之僧人），廣發募化結緣簿。方丈也讚美這種牢籠式作法，執事們奔波討好，因此使化主居功欺眾，把持當家。這樣做，大錯因果，退息了檀越之誠信。今天華山不安設一個化主，不散發一本結緣簿。道糧任其自來，真修行者決不會空腹。

四、各處叢林的出頭長老，一旦尊為方丈，就設小廚，收積果品，自辦飲食，恣意私餐。若是受方丈偏愛者，有分享用，其餘之人都不能嘗。這種對眾不均的作法，應自愧于空有統率眾人之名。齋堂中雖設有方丈席位，卻很少光臨。今天在下三時粥飯隨堂與大眾共餐，一切果品入庫。若有檀越和護法進山，賓主之禮不能廢棄，這就不算偏眾。

五、各方堂頭，都分別收受檀越之布施，香儀應交方丈室，設齋之資應繳司庫，這才所謂共中分二。若檀越只供香儀，而留為私有，款待客人卻要常住負擔，這樣一來，當家承擔了七事之憂（油鹽柴米等日用七事）。這種做法，就沒有想到「常住屬於我，我的一切財物盡屬常住」這項規矩。今天在下的諸緣雖不圓滿，但事先革除這種弊端。凡有香儀，全部歸常住所有。若是私自動用，進出應向眾人公佈。

六、現在各處傳戒發帖報，或為三七日，或者一個月，來者都要繳納單費，離寺時都要發給每人一份化疏（化緣簿）。借用這種手段進行貿易，就不是真弘法。今後華山對來山求戒者相聚，均不繳納單費，離寺時也不發化緣簿，淡薄隨時，清淨傳戒。

七、各處大刹名寺，各寮私蓄茶果，陳設古玩。不但數人聚坐閑談聊天，空虛消磨歲月，而且還談論別人是非長短，使大家心性參差。這樣作，損多益少，如何消受得信眾的供養！所以今天全部革除。凡是和合共居之大眾，若有道友前來探訪，或交識的熟人前來辦事，都一律請到客寮，隨便款待。這樣做，一來不顯常住缺乏待客之禮，二來自己臉面也生光輝。

八、各地叢林的堂頭，慣常要對俗家喜喪之事表示祝賀和弔唁，送錢送禮以賄賂檀越施主。出了俗家之門，反而行俗家之禮，身為僧人不惋惜僧家之威儀，因為貪圖利養，佛制全違。今天，華山之地，本已遠離城邑，加之大眾都依佛律行持，凡有正信之檀越施主，必然諒解寬看。

九、地處深山之梵刹，與城邑附近的叢林不同，柴米等物必須擔運上山。今後凡有普務（須大家動手的勞務），鳴梆為號，一齊出動勞作。若是自己不動，而命他人勞作，不能名為統眾。今後，凡出坡勞動，在下不縮于後，各種勞務必先躬身而行。有病則不勉強，年老方可歇息。同居大眾，均依此行。

十、同界大眾，必須遵守佛制，去掉所有裝飾愛好之物，不穿絲綢，衣著不得像俗家打扮。三衣不離，須染成壞色，一鉢恆用，瓦鐵應持。過午之食，律無開聽；均須依教奉行，互相策勵，懈怠者自會變得勤謹。

我今天以此十件事定為大眾的規約，華山何愁不興旺。」

達照師說：「其 它各條，或者可以按此更改，關於其中化主一事，斷斷不可少。今天如果把這話公開出去，恐怕以後會斷了糧食來路，到時後悔不及！」我說：「在下雖然初任方丈，實在也是無緣。我立誓絕不仿倣各方叢林那樣熱鬧，門庭若市，決願做法古人的操履模式。」香師聽了之後，一言不發，昂然而去。達師也不高興，嘆息而回了寮房。

先和尚在世時，有三個皈依太監，孫太監號頓悟，劉太監號頓修，張太監號頓證。豫王渡江時，三人逃進山來求出家。先和尚當時在外未回，是達照師把和尚像掛在中堂，為他們三人披剃了。及至和尚回山時，他們三人已各住一僧房。九月三十日，劉頓修私自與香雪師和達照師商議，想在自己房裡起火開小灶，二師都答應了，十月初一日，把我請到他房裡吃茶，二位師父先已在座。頓修對我述說了想起小灶的事，並說香達二師都已答應，現在把這事向新方丈說一下。我說：「在下既然是方丈，為什麼不一同商量，而是私下先已說妥，事後再讓我知道。今天有三件事奉告：一、先和尚在世時，凡諸方請和尚起期傳戒，如果有私設小灶鍋碗之類，必令先毀，大家同一大廚，然後才應請赴期，假若不毀，就不去。今天和尚涅槃不滿四個月，誰敢在本常住另開私人小灶，這是欺誑先師，斷不可為。二、若一定要開小灶，等我死後，或者可以任憑亂為。三、我因為其它因緣而離開這裡，不當華山方丈，那就可以隨各位師父作主。若在下住此山，怎肯讓此山頹敗廢弛！」說完，我拂袖出房。香、達二師無語，頓修臉紅失望。我就以此因緣，作為振興戒律之開端。

一天，我召集大眾在大雄寶殿，並請來香雪和達照二師，我禮拜畢，對大眾說：「在下以往隨侍在先和尚座下，是和各位師長共同輔佐和尚做化導之事。凡是一切事，都事先慎重向師長們稟白。現在想改變一下。我曾親聽和尚慈訓，說：「自律祖開始到我，為了中興律法、一切都從方便善巧出發。你既然志在弘揚毗尼，等以後你再依遵律制躬身而行。」今天，在下一人承擔主持，責任在我，絕對不能知律而不按律行事。今日向大眾說明之後，是制必遵，是法必行。」三日後，達照師辭去了當家之職；頓悟發心擔當監院；香雪師去了常州天寧寺講經；各位同戒者皆各奔前程；舊任各堂執事也十去八九。凡是一不能如律躬行，二不能同眾守清苦樂淡薄，三不能出坡任勞的人，我也不挽留。留下來的有一百多位同志，都發憤相協相助，共願持戒。

十月中，有求戒者三十多人，以鹽城縣龍沙為首。我先依律唱方結界，然後每三人一壇受具足比丘戒。達照師及各道友當面沒有說什麼，下來以後議論紛紛，說我受先和尚咐囑，現在大改受戒遺儀軌，結界唱方，從來少有，三人一壇，未曾見過，就指責我不孝之罪。由於他們不諳熟戒律，所以才這樣說。我聽到後權當沒有聽見。一天達照師閑步來到方丈室，我慢慢勸他說：「藏中的律部，你若有空閒時間請回去閱讀一下，也可以消磨時間，你看如何？」他就把律藏閱讀了一遍，才知道我所做的是有根據的，他內心反而嘆服了。以前的諸多議論就全部不禁而止了。

劉頓修當太監時，曾經交給孫頓悟四百兩銀子，讓他去常住附近購置一些田產，以便養老。頓悟存心不實，以貴價買了薄田，而且畝數不足，所收的租糧多有賠欠。劉頓修因此恨極，身藏利斧，發誓要砍死孫頓悟。眼看要發生惡性事故，大家都感驚慌恐怖。達照師把事情告訴了我，我說一旦禍起蕭牆，就敗壞了常住。幸好修塔銀兩尚有餘數，就用來買成供塔用的香人為他兩人解怨，頓修也把價減一百兩，於是常住才安寧下來。

順治三年春，旗兵放馬，吃了百姓的麥子。鄉民無知，把馬沒收了。將軍巴公下令兵士把鄉民抓去，作叛逆論處，大半被殺，妻子田產一律沒收入官。漏網的人棄家外逃，有

家難歸，各散四野，忽然有人出來領頭，把逃跑在外的人招聚成群，借口借餉起義，實在是侵害善良百姓，違照師害怕，就帶領他的法眷下了華山。

四月初旬，我想，外面土賊儘管作亂，寺內安居自恣（又名結夏，即閉關）的律制則廢弛已久，沒有實行過。今天我初當方丈，就向眾人說明修道須按律而行，現在既然適逢夏季來到，就不能再把安居自恣之制攔延。所以于四月十六日作前安居。比丘一百六十多，沙彌八人，共一百七十三人，個個都嚴遵律規努力用功，倍于平常。

到了五月廿日，天還未亮時，土賊首領張秀峰，領著一百多人來在山門外。山門一開，他們蜂擁而進，對我說：「這座寺廟樓房很多，廚灶也大，我們借住幾天。」我說：「房灶倒是可用，但有兩件事不大方便。一來，你們向人家索取餉銀，如果不給，必然要捉人來吊打拷問追索。我們和尚在旁邊看到，雙方都會尷尬。二來，我們僧人與你們同鍋吃飯，若被官府察知，我們的罪災難逃，聽說妙峰大師當初修建此寺時，都是附近村鄉的父老鄉親歡喜踴躍，施工役勞，搬運銅殿的磚瓦木石等，其中也有諸位父祖的功德，今天如果毀壞，就是毀壞了自家的福田。住處很多，可以到別處去找！」就這樣我再四推卻，他才說：「就聽師父所說，我們就住寺外。」沒想到，房僧克修，有個哥哥亦是賊首，正好是那一伙的，克修私下經常出寺去看望。當我問他土賊的動靜，他一言不吐。大眾都感到憂心忡忡，他卻毫不在乎。我對大眾說：「你們每人拿把柴來，把克修燒死，以絕大患，保護常住。」他一聽，嚇得魂飛魄散，緊閉了自己的房門不出。他的師父繼賢哭泣著跪在地上乞求我，願意聽我的教訓，懇求免于燒死他。他立即把克修叫來，我對他說：「明天中午，常住設齋，請為首的十個人，不准多來一個。若能依此，就免你死，如果進寺人多了，或者不來，還得焚燒。」

晚上，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，商量說：「明天中午，賊首來時，寺裡眾人左右兩列排好隊，年輕的在前面，年老的在後，都不要怕，不要說話。我不說」去「，你們都站著不動，我若說」去「，大家都一齊退下。只留二十個人，每一席位二人照應。」

到了中午，他們依約都來了，坐好以後，僧眾排了兩列。我說：「諸位今日舉事，是因妻子眷屬被擄，家產田地入官，大家又都是明朝子民，當然不能苦心枉受，都是不得已而為之。」他們聽了，人人落淚，說：「你師父是明白人，一切都知道。」我就欠身，用手把桌子一拍，說：「今天請大家來吃齋，因為這銅殿是敕建，龍藏是欽頒。僧眾不能安心苦修，難道忍心把這座千年常住毀廢嗎！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！」他們看到我這樣說，也都嚇得變了臉色，連聲應道：「曉得，曉得！我們知道眾僧人中有文武兼全的人。請師父不要生氣，明天一早，我們就起營到別處去。」我又以軟語加以安慰，他們告別出了寺門。果然五更時起營遷走了。為了防止天明官兵突然來到，我急忙下令讓各位管事，打著燈籠，各處仔細巡視，如果有燒火做飯留下的灰燼，全部掃除乾淨，用樹葉覆蓋好，如有禽畜的毛骨，細細收拾起來，扔到深澗裡去。

天色快明時，鎮江都統馬公帶兵來到山上，騎著馬直入寺內，說：「查明得知，土賊在這裡住了八天。你們為什麼容留他們而不報官？」我說：「既然他們在此住了多日，就會有燒火做飯的灰燼留下，屠殺禽畜，吃剩的毛羽殘骨留下，請派人四處細看，就知道了。」差人去看了後，回稟說果然沒有任何形跡，他施給了五兩銀子，就走了。從此以後，有關官兵來過寺廟的消息傳播了出去，施主善信都絕了蹤跡，不敢來山。我們每天稀粥三餐，幾天沒有油鹽。土賊不時來往，同住的僧眾心神不安。

我對眾僧說：「今天開始安居，千萬不要害怕而退縮，總會有善神冥冥中護佑我們！凡是有官家兵馬或土賊來到寺裡，我一人出面向前應答，不用煩勞你們大眾去交涉。」大家聽了，心神安定下來，又精勤修行了。

六月初，土賊大批蜂擁而起，都上了華山，有的住在上園靜室，有的住在龍窩靜室，有的住在黃花洞靜室，有的住在煉性岩靜室，有的住在橋亭，有的住進了廚房後面的靜室。這六處都屬於常住界內所管。他們有的寫了條子以禮借用常住物品，有的倚仗賊勢，叫人前來索取，我獨自一人向前靈活善巧應對，拒絕了。這些人，一聽說官兵來了，就提前逃散，如果知道官兵走了，就又聚合起來。我揣摩著，這樣下去必然招來大禍。就馬上讓僧眾動手，把各處靜室全部拆毀不留。

七月十五日我在方丈室中自恣（即懺悔），當時願雲公為本常住西堂，他作了一首解制詩（佛制，夏天安居住靜到七月十五日結束，叫解制）：「安居歲事久沉埋，我佛嚴規負冷灰。白首僧流無一臘，寶華律社喜重開。受籌恰應南參數，坐草猶存西國裁，自恣已圓佳話在，波離（優波離，佛陀十大弟子之一，譽為持戒第一）絕學吼如雷。」

八月初，局勢稍靜。我把常住的事託監院頓悟照管，一人在方丈樓內禮佛。到十二日，開窗外望，見一中年人，上穿舊青衣，下露大紅色，在廊下走來走去，四處察看。我馬上下樓對頓悟說：「這人是官兵，裝成俗人，到寺裡來打探情況的，千萬不能留住。」頓悟悄悄對巡照說了，巡照說：「這是身處患難中的人，留他過了中秋吧！哪裡不可以行行慈悲呢！」我知道後，把巡照叫來，訶責了一頓，那個人抬起頭來看著我。一會兒，有一百多名土賊個個手持竹竿作兵器，團團圍站在房廊檐下。頓悟一見，十分恐懼，因為他是太監，都知道他很有錢，怕他們向他索取餉銀，就假作熱情，煮飯款待，想籠絡他們。我知道後，立即下樓，土賊們都已坐在齋堂裡。碗筷都已擺好，看來不能阻止了。我就向頓悟說：「寺中大眾一百多人的性命，和這座千年古剎，就要毀在你這一餐飯上了。以後如果出什麼事，責任全在你，與我無干。」那個露紅衣的人，微笑而去，官軍巴將軍、廩（註11）公、和操江（官名）陳公，領兵出城，剿洗土賊，營寨紮在東謝山頂。這時大家才知道，那個微笑離去的人，果然是官兵派來的探子。

十三日半夜，清兵一百多騎兵上山來把千華寺團團圍住。大眾慌亂，無路可逃。天明時，我對頓悟說：「我是方丈，你是當家。現在有事，我們要共同承當。如果清兵進了寺廟，常住就會被擄一空，還要連累大眾。」我們開了門來到銅殿臺前，領兵官問：「你們二人是誰？」我答：「方丈和當家。」軍官很高興我們親自來投見，就一起來山門同坐。他問寺內有多少僧人，我答說：「老少共住有九十四人。」官說：「把他們都叫出來，若不出來的，就是土賊。」另外還有在寺內做活的木瓦匠和雕塑匠，頓悟都一起把他們叫了出來。兵士中捆綁著一個土賊，讓他指認。他被鎖一晝夜，魂散心昏，口不能言，只是亂點頭。因此，走出一個匠人，他頭一點。這樣一來，把十六個人屈誣為土賊，馬上就被繩勒住頸部反捆而去。還剩下六人，也用繩索套在頸上，一起押去兵營。官老爺見到這樣的俗人，擔心還有隱藏起來的，就派了兩個軍官領著四個兵丁，命一個兵把住大門，叫我與頓悟一起走進廟裡。凡是寮房上了鎖的，他們都用指頭戳破窗紙，向裡窺視。為了不讓他們生疑，我就伸手把鎖扭斷，打開門，讓他們看。見到案上全是經書，只有床榻而已。接連開了兩三間房，都是如此，他們才相信，沒有欺妄。還有些上鎖的房間，軍官就不讓把鎖弄壞了。

軍官出了山門坐下，對我說：「有人報告你們寺中隱藏土賊。大老爺下令我們來捉，押解到兵營，老少一個不放過。」當即下令一兵騎著馬押一僧走在後面，那個官自己押著我走在前面。我想，寺內無人，兵也無主，若那些走在後面的兵擁進寺去，那麼常住便會被搶得一物不剩。因此我就對那個官說：「帶兵的官，出陣都走在前面統率眾人；回來時則在後面以鎮後。我是僧人首領，你是眾兵之官，應該命令兵士押眾僧前行，你我在後，這樣僧也少不了，兵也不會亂。」軍官笑著說：「就照你說的辦！」

走了二十里，到東謝山頂，進了大營，看見無數土賊，光著身子捆在那裡，有千餘名鄉民喊天哭地。有一個士兵手拿一面旗，引著我們蹲坐在一處，又把被冤的十六個人押解上去，過了一會，又押了下去。在我們背後，聽到一個士兵說：「各位長老都要說老實話。若不說實話，就像這十六個人一樣，殺頭！」說完，只聽見響聲，十六個人全部被殺，其餘六人獲免其死。被殺人的血，濺染了我們的僧衣。我對眾人說：「你們千萬不要慌張，人人一心念佛。若是多生以來的定業，今天必要酬償。若不在此劫數，自然解脫。平日修行，正在這個時候才能得力。」眾人都喃喃念佛。

陳縣尹下來，單把頓悟叫了上去，拷審受苦。他供說我是方丈。就差兵來叫我，我想生死如水上漚泡生滅，臨難不能失去僧人威儀，就緩步直上。左右列兵手執出鞘之刀，一齊嚇喊，叫我跪下。我正色說：「身著如來袈裟，佛制不聽拜俗，豈能跪地求生，而故意違律！」我合掌躬身一問訊，便立在旁邊。巴將軍指著我笑了起來，自己摩著腦門，伸出一個姆指，向廝將軍、陳操江二人用滿州話說了一通。通事（翻譯）對我翻譯說：「巴老爺說，你的頭頂與老爺頭頂相同，是好和尚，不要你跪。」陳操江問我：「土賊久住華山，為何不星夜來報，而擅自容隱？」我說：「華山雖高，頂上有一條來往行人的大路，如果土賊上前山而往後山去、前面的人見，就說是住在華山了。若土賊從後山過過去前山，後面人見了，就說住在華山了。我若來報了，又無賊可擒，罪反在我，並非我容隱不報。華山就在眼前，請大老爺親自觀看。」操江公回首仰望，果然有一條過山大路。就說：「這件事就不追究了。現在問你，孫太監是明朝內官，私養土賊，心懷叛逆，你一定知情。」我說：「孫太監是崇禎十六年來山出家。現在作監院不到半年，我只知他捨官修行，他的存心好壞，這是密事，我怎麼能知道呢！」操江公說：「這確是密事，想來你也不知道。下去！」我仍然像以前一樣緩步而下。

上面又拷打審問頓悟給土賊飯吃的事，他又把克修牽扯出來，兩人互相推諉不認，克修也雙腳被夾受刑鞭撻，他忍痛不過，又供說我是方丈，一寺之主。又來叫我，我對僧眾說：「這一去，恐怕不能再回，你們大家端正心念，不要因為我的事而驚怕。」就像前次一樣，從容而上，合掌鞠躬，站在那裡。操江公說：「你寺中十二日給土賊冬瓜飯吃，我已有人在寺裡探聽清楚，為什麼要隱瞞？」我見克修雙足被夾棍挾住，頓悟被捆跪在旁邊，就訶罵他倆，說：「明明十二日有百餘人來寺，確實吃了冬瓜飯，為什麼不承認？有勞三位大老爺再三審問，自己也受這種大苦。」操江公笑著說：「你真是好人，就向我直截了當說吧！」

我說：「老爺是問歷年以來吃飯，還是單問昨天十二日吃飯的事？」操江公說：「歷年吃飯是怎麼一回事？」我說：「圍園百餘里的村鄉，總名華山。寺中僧眾多，每年夏秋二次收割季節，必然要去各村募化穀子麥子，所以村村都是施主。他們到寺裡來，無論人數多少，我們都要茶飯款待。如果不加招待，下年就募化不到糧食。自從建了銅殿至今，年年都是這樣，何止今年八月十二日那一頓飯，他們到寺裡來，又沒有帶著弓箭兵器，怎麼能知

道誰是土賊，誰不是土賊。」操江公對巴、廐二公，用滿州話說了一遍，通事對我翻譯說：「三位大老爺說你是直爽人，不說虛假話，不追究吃飯的事了，你下去吧！」

上面又審問頓悟有關常住所擁的財物。他怕受刑，就把田產山場等等一切，都報告了官。又說銀錢和庫房是佛輝所管，問他才能知道。於是又來人把佛輝叫去審問。他答說庫房只有銀三十六兩，錢八九千。幾位官都不信，大怒，捫打佛輝，他不能答，就說方丈知道。縣尹（縣長）下來叫我，巴廐二公見我往來多次，步態不亂，面不改色，就對通事（翻譯）說了幾句活，通事對我說：「大老爺叫你坐下說，莫怕！」陳操江公說：「華山寺大僧多，日用不少。爲什麼虛報只有銀三十六兩？」我說：「庫頭害怕，說不清楚。」他又問我：「實際有多少？」我說：「我的本師三昧和尚，因緣廣大，王侯幸官皈依的人很多，銀兩極多。他老人家爲人灑脫、不蓄分文，處處修寺造佛。最後一年又改建華山，銀錢用盡。去年閏六月過世。我們這些作弟子的，福薄無緣，錢糧稀少，僧眾又多，常住缺用。寺上曾有青馬一匹，賣給了南京織造府的車公，得價銀五十八兩。昨八九日，用去二十二兩，現在所以只剩三十六兩。大老爺若不信，可差人去問車公，就知虛實了！」巴、廐、陳三公相互之間說了一陣，又都點頭。通事對我說：「三位老爺說你沒有說假話，就不去問車公了。」接著就把佛輝的捆繩鬆了。又把玄文和繼玄叫了上來。操江公說：「我了解到，你們兩人和克修，是本地人出家，是華山房頭，綁起來！」操江公對我說：「這四個人的事，與你無干。你下去！」我不敢回頭再看，就走下來，與眾僧人坐在一起。

到了正午，太陽火辣辣地蒸晒著，又沒有樹木遮蔭，大家長久坐在那裡，肚內飢餓，人人都汗雨淋漓難忍難耐。突然一片烏雲飛來遮在頂上，就像一把大傘蓋，四邊還射出日光。天色漸漸黑下來，來了一個手打旗子的兵丁，大聲說：「各位長老，隨我來。」我想這是要去受刑了，大家臉色都變了。兵營中也有善心人，他合掌歡喜地大聲說：「各位師父，你們得救了。先前是黑旗守住你們，必死。現在換了綠旗，你們就不要怕，放心吧！」我抬頭一看，果然是綠旗，大家才把心放下。

打旗的兵丁，引著我們來到一座山坡腳下，大家席地而坐。有數十名兵丁圍著看，對我們說：「今天要不是這位方丈師，來回幾次把事情訴辯清楚，與三位大老爺有緣。不然，你們都不能活。」有一個兵丁走近我說：「你勞苦了一天，現在歇口氣吧！」就把腰間的弓囊解下來給我作枕頭。我說：「這是殺器，持戒人不用。」又有一個兵丁說：「你餓了吧！」隨即把隨身帶的一個乾餅奉給我。我接過餅子分掰成小塊，每人一塊。他說：「只你自己吃，不要分！」我說：「我們共住一起修行的人，飢則同飢，食則同食。何況今天身處患難之中，還能不均分嗎！」所有圍觀的兵士都很讚嘆。他們之間商量說：「咱們到前面村裡去做些飯，明天一早送來。」到了半夜，口渴難耐，看到坡下有一小水池，大家都跑過去，喝了起來，覺得味道既甘甜又涼爽，等到天明一看，原來是牛臥成的臟水塘。

太陽出來之後，來了一個兵丁把我領到營帳裡。操江陳公對我說：「你是修行人，可主持華山，把眾僧領回去吧。」我說：「現在我不住了。」操江公對大家說：「他既然不住，你們眾人之中另推舉一個德行好的人出來主持。」眾人齊聲答道：「只有這位方丈才能主持，別的沒有人主持。」陳公笑著說：「我說你住，眾人也推舉你。爲什麼以前你主持，現在就不了呢？」我說：「以前之所以當主持，因爲先師棄世，塔未完工。若因土賊作亂，就拋下不管而去，各方都會指責我不孝，所以沒有離開。今天所以不住，因爲一百多僧人被屈捉來，幸虧三位大老爺明察而免于被殺，已是死而再生，加之華山已成災難之地，假若土賊依然過山往來，有人又報告我們藏隱，僧眾豈不是又要坐著等死，所以我不再當主持。」

縱然塔未造完，也就沒有不孝之罪了。」操江公說：「不必爲顧慮以後之事而苦苦推辭了。巴廐二位老爺同我當護法，這華山就是本朝的香火，以後再不會有兵來打擾。今後如果有兵和其它人到寺裡侵害滋事，你只要送一字帖來報，我就把他捉來殺頭。明天就給你一張告示，拿回廟裡張貼。」我說：「今天我奉命去住。孫太監把常住田地山場一切所有，都全部報給官府沒收了。那並不是他的私產，懇乞把它們發還給常住僧眾。」操江公很高興，把一切都發還了。我就和大眾領謝，返回寺裡。

及至到殿上拜佛時，不覺淒慘悲傷，匍匐在地，淚流不止，我有何緣又能瞻仰我佛金容！山下嚴巷村的陳道人，是皈依弟子，聽說十三日夜清兵圍寺，把僧人全部捉到兵營去了，甚感憂慮。十五日想上山探視我們，他兒子和侄兒勸他：「現在兵營還在東謝山，遍山野都是死屍，路上已絕了行人。不要這麼快就去！」他說：「弟子知師有難，難道讓我坐此旁觀！」他中午就來到寺裡，見僧人都已放回，問了情況，我敘說了始末經過，他才放心歡喜地回去了。這時香雪閣黎師正在鎮江上方寺起期，純之弟兄到鎮江購買香燭，就去上方寺投宿，見了香師。香師說：「華山出了事，不要連累我的期場。你們可以到別處去住。」純之弟兄含淚而出，十八日回到寺裡，把這情況說了。大家聽後，都慨嘆不已。我說：「華山是先老人的全身窠（註12）堵（塔）所在地，聽說有難，不但不聞不問，而且見了生還者也不憐不留。我的香師是什麼心啊！而那位陳道人又是什麼情喲！」

半月以後，有一壯漢，衣著像是兵營中人，來到寺裡。大家已是驚弓之鳥，見了都十分驚怕。我走前去，和氣地問他。他說：「我是操江大老爺那裡派來取馬的。」我說：「寺裡確有一匹好馬，你就騎去吧！」他一聽很高興。我又說：「馬可以給你，但可有憑據？」他從腰間取出一個小帖子給我。我見上面用的不是硃筆所簽，而是紅土。我把帖子接過來，大聲呵叱說：「你是哪一幫子裡的土賊，敢來寺裡誣詐馬匹！你難道沒有聽說巴廐陳三位老爺是華山的護法嗎？把他鎖起來送官！」他馬上撲一聲跪在地上，叩頭求饒，說：「我原不肯來，是我們的頭領張昆叫來的！」大哭不止。忽然天下起了大雨，我也很可憐他，說：「今天就放了你。以後再如此，必定不饒！給你草鞋一雙，傘一把，快走！」他脫了皮靴，穿上草鞋，冒著雨，飛快地走了。從此以後，華山太平，土賊絕跡。

順治六年二月間，達照師的徒弟中有一兩人，我是他們的教授。他們故意侮慢僧規，而達師知道後，反而寬縱，不加訓誡。我就下山，過了江，想去北五臺，走到滁州關山，遇到該寺當家湛一師，把我留住在寺裡，乞求受戒。願雲公是先老人三昧和尚披剃的受戒弟子，我也是他的教授，正在華山學律。他把眾人召集在先老的影堂（供奉三昧和尚的殿堂）裡，教誡責備住寺眷屬，他對達照師說：「見和尚是先老人當面囑託的繼任方丈，他又從死難中保全了叢林，按理你們應當遵守戒規，聽從教誨，依止他好好修行。爲什麼你們抗拒不遵，觸惱他，自己破壞了自己的門庭。今天你們得罪方丈，就是得罪先老人！」他親自寫了擯條（寺中開除犯重戒僧人的公告），把不法者，逐出寺去。達照師相約了離言大德一起來到滁州關山，把我接回華山。又從嚴整治律規，才開始建立了戒壇，以授具足大戒。來求受戒不下三千人，寺中儲備的糧食只夠幾天用，雖然如此，也沒有斷了日用餐飯。

順治六年冬，有寧國府長生會的會主來請我，我答應以後再商量。順治七年，是我五十歲的生日。四方檀越施主，都自發地紛紛前來供養，各寺廟德高望重的年高尊宿們，也都相愛親臨華山。有一位覓心師，是先老人所披剃，也是我受具足戒的臨壇尊證師，要爭華山方丈之位。四月十五日早晨，我鳴槌召集眾人來方丈室，也把覓師請到場。我向大家說：「自古以來，都是恭請有德之人來當方丈。在下德涼，不堪佔此席位。今天當著眾人，我把

常住進出的錢糧，結算清楚，交給覓師執掌。現有存米三百餘石，銀二百餘兩，錢九萬有零。」我從中拿了五萬二千發給了眾人。庫房所存之油鹽果品等，足夠一年之用。我拜託覓師之後，就搬進東樓居住，內部一切事務不再過問。第二天，十六日。就與大眾作好前安居的安排工作。十六日（註13），我向先老人塔上供了香，禮拜辭別。律中規定，如遇難緣，可以聽許其人遷移到別處安居，我對大家說：「明天早上，我要去寧國府長生會安居。」大眾來對我說他們都想一起隨我出山。我說：「華山是先老人改了寺廟朝向而得中興，而且又是先老人涅槃建塔之地，是我們律宗的祖庭，我願意永作灑掃侍者，但無奈因緣如此。現在同大家商量，凡是願意替我看守祖庭，決定苦修者，請站在左手邊，不妨後會未遲。若是一定要隨我下山者，就站在右手邊。」

眾人聽了之後，就分立兩邊。要隨行下山者，佔了大半，計有一百多人。十八日天明，副寺（副當家）履中，送給我們銀子三十兩作路費，我笑了笑不收。他說：「這是信眾供養和尚（指見月師）的香儀，並不是供養僧眾的。」我說：「一交都交，還作什麼分別！」吃完早餐，就下了山。走到老蓬橋，遇見張道人，邀請我們去用齋，並僱了船送我們。晚上宿在下關二忠祠，當家師是我的戒弟子，留我們住了三天，有不少善信前來皈依，送米共四十多石，香儀合起來有百兩。就僱船逆流而上，四月將盡，才到寧國。主人接待很投契。

五月初的時候，有二三個弟子隨後從華山趕來。據他們說，我下山以後，句容縣公得知覓心師爭居方丈，我退讓了方丈之位下山了，就把覓師叫到龍潭下院進行訶罵，限他半月之內把我請回。後來又有陳旼（註14）昭護法，進山禮佛，聽到這消息後，痛哭失聲，對大眾說：「山中和尚走了，叢林頓敗，其禍根，並非覓心一人，而是眷屬挑唆才能生出這種事來，按理必須送到衙門嚴辦，現在姑且寬恕你們。我既然是護法，首先重要的是護持僧寶，選個日子我要親自去宣城接和尚回山。」七月二十一日，陳護法到達宣城，向我敘說了進山及前來相接的前後經過。我內心深受護持之誠意，感到慚愧。二十四日命大眾上船回山，我和陳護法走陸路返山。二十九日至江寧。第二天，覺浪（註15）和尚及陳旼昭等諸位護法，一同把我送進華山，途中到了范家場，天色已晚，村民們聽說我回山，男婦都競相觀看，其他人手擎火把一路隨送，光耀同白晝。覺浪和尚大笑說，「奇觀！奇觀！」又對各位護法說：「見公住山，感化影響竟至於如此！真是法道將要大興的好兆頭啊！」

第二天，我召集原來留在山上的各堂執事，商議設齋，感謝各位護法。問起常住現在還存有些什麼，監院若見答說：「銀錢都沒有，米只有幾石了，庫房全空。」我嘆息說：「我離山還不到五個月，常住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。」若見說：「和尚走後，山中已不像個律堂了，大家都想各奔他方。覓師又每天厚供（吃好的）又沒有進水，所存的也就用盡了。就像用有限的死水，缺少活泉，所以才到了這種地步。在下又作不了主。」護法們聽了，都皺著眉頭，心裡很不高興。我說：「這一次回寺，與上一次從兵營裡回來可是大不一樣。就隨緣吧，不必擔憂！」慢慢，遠近前來求戒的人，越來越多。我對他們說：「山中淡薄清苦。要添人吃飯，只能多添瓢水，可沒有米添加。不能受這種苦的人，請到別處去。」都願意留在山上，沒有一個到別處去的。從順治八年開始，每逢冬夏兩季，內外大眾共聚一堂，七天七夜念佛不停，仍然中午只吃一頓粥，過午不再添餐，這一規矩一直沿習下來，沒有變更。七月十五日自恣日，按照經規儀律，設盂蘭盆供，把方丈所有錢財等物，全部普散大眾，以報父母深恩，立為恆常不變的規矩。

順治九年，江南遭到蝗蟲和乾旱之災，寸草不生，老百姓挨飢受餓。村裡老少男婦都上山來求食，並不完全是乞丐，其中也夾雜有田地者，一來就是一二百人。我告訴僧眾，減

少口糧來周濟。有一天中午時分，來的人比平常多了幾倍，殿堂庭廊之內，擠滿了人。我就乘機會向他們開示，說：「大家今天不得已來到山上，人人都應該看一下以往之因。因為前世不信三寶，慳貪不肯惠施貧苦之人，所以才招來今天這樣的報應。今天我向眾僧籌化，布施給你們每人三文錢。我也要親自給你們每人布施我自己的錢一文。你們都要口中念佛，雙手捧接，為你們供眾，培植清淨福田，將來大家都脫離貧窮之苦。」這樣教化他們，一時佛聲震吼如雷。隨即命僧人把倉庫徹底掃淨，所得之米煮成飯，讓大家隨量飽餐之後，都念佛而去。這樣一來，常住便無隔宿之糧。第二天早上只有燒一鍋白開水過堂（早餐），到了晚上，江寧黃君輔居士，送米十石到山。

十年二月中旬，楚州漢陽府的一位尼僧心聞，已五十歲，立志持戒，帶領其徒弟九人乘船，不怕路途險遠來到華山。十人來到寺內，乞求安居三個月，供養米六十石，銀二十兩。我看她們意誠言切，就生憐愍之心，允許了。到設齋供眾之日，她不肯入堂禮拜眾僧。齋罷，我就召集眾僧，把她叫來，說：「你發心遠道而來學戒，為什麼不進齋堂禮僧？戒律規定，比丘尼縱使年高百歲，也應禮拜初夏比丘（受具足戒只一年的比丘），今天你們自己貢高我慢，對僧大不敬，不是學戒之人。」她說：「在下在楚地，若有善知識的地方，我都前去設齋供眾。那裡的方丈都以客禮相款待，並不要我禮拜。」我說：「他們是貪圖利養，敗壞法門，見到有因緣供養之尼，都敬如生母，想得到更豐厚的供養，是獅子身上的蟲，非真善知識。華山現時雖然淡薄清苦，寧願絕糧斷餐，絕不敢違背律制而邀利。今天所設之齋，就算是常住自己用的。所費之銀兩全數還給你，你們帶來的米放在下院，把它帶走。到別處去！」她沒有明白道理，接過銀兩，領著徒弟，下了後山，歇宿在出水洞靜室，這時有個弟子古潭來到方丈室說：「她遠道而來，咱們常住的庫房空虛，和尚就行行方便接納她。一來使她不退道心，二來大眾也有半月之供。」我臉色一沉，說：「只要肯真實修行，大眾自然不會懸鉢（餓肚子）。要樹立法門，正應在這清苦淡薄之時的一言一行之中。律師執行戒律，難道能見利就違犯聖制嗎！」古潭紅著臉，行了禮退了出去。

過了三天，心聞尼又領著徒弟上山來，一齊跪在方丈門外涕泣說：「在楚時，真是糊塗到如此地步，實在是自已自大慢僧。懇乞和尚慈悲，聽容懺悔。以後所有言教，都一一遵依奉行！」各堂首領也都為她拜求。因此，就令她們去鹿山莊，結界安居，並派闍黎等，每半月去那裡進行教誡，為她們講解《本部毗尼》。從這件事情起，我就發心撰集了《教誡比丘尼正範》一卷，流通。

八月初旬，後堂僧會一，楚地人，久在禪門修學。來到山上依止我學戒。一天寺裡把所藏經本拿出來曝曬。會一翻看《般舟三昧經》。第二天，他對我說：「經藏中的般舟三昧，是淨業要宗，最難行持了。」我說：「以前在北五臺，也曾聽善知識開導說，修般舟三昧，須要不坐不臥，要站九十天。後來到了這裡，閱讀《南山道宣律祖行集》知道，宣祖一直修持這個法門，自他以後，修的人就少了。只要能捨得一身，自然就能做到。」我就選定八月廿日起，在方丈室仿效前賢修九十天，發願追隨祖師行跡，就謝絕一切事務入關修行，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出足。又在順治十二年秋。再次修了九十天。我自慶幸有這麼好的因緣，讓我二次植下淨因。但我深愧自己障重，沒有獲得深益。

至於我依據律制，更改以前的一些權通之方法，而如法嚴持；撰集毗尼正範，以辨偽而傳佈，等等，這一切化導因緣方面的作法，以及建立戒壇傳戒，為后人樹立榜樣；置辦田山以供養眾僧；所有各種大小規模的建造等等諸項事業，都是補足充實先老人改向以後所未能完成的規劃。以此來報答他老人家恩賜我得戒法乳之深恩，也 是我數十年苦心經營，

鐵脊承擔支撐佛門弘法事業的實事。在此不怕繁冗纍贅，一一向大家陳述。這些都是離言闍黎以及長期隨侍我的各大弟子，所親眼目睹了的。但須知道，一切有相，皆歸于幻。現在追憶以前之事，也只是一場夢罷了，所以題為《一夢漫言》，再加一個偈子：

一夢南來數十秋，艱危歷盡事方休。

爾今問我南游跡，仍把夢中境界酬。

註

1 見月尊師之事跡，亦收錄於「寶華山志」、「淨土聖賢錄」。世臘七十九。

2 此文從網路取得（GB 碼），未附此圖。

3 顛，音「專」。

4 葺，音「氣」。

5 疑為「圓覺」。

6 廿，音「念」。

7 以前文推之，疑為西堂。

8 蘄，音「棋」。

9 應與前文「智週」為同一人 唯不知何名為準。

10 在今江蘇省。

11 廩，音「邀」。

12 宰，音「醋」。

13 疑為十七日。

14 叟，音「民」。

15 覺浪，名道盛，曾經主持金陵天界寺，杭州崇光寺等諸處道場，禪門宗風因此大振。（淨土聖賢錄易解）

下載此 PDF 文件: www.paramita6.org